

东北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浅析爱尔兰基督教化及其对早期西方文明的影响（公元5至9世纪）

姓名：侯丽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世界史

指导教师：王晋新

20080601

摘 要

5 世纪中叶是一个快速转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无论西欧大陆还是爱尔兰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两者不同的是，西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西欧大陆由和平转变为混乱、蒙昧，爱尔兰则由野蛮无知向文明阶段过渡。

爱尔兰向文明行列迈进，使徒帕特里克带来的基督教对此产生重大作用。帕特里克带来的不仅仅是基督信仰，还有西欧大陆消亡殆尽的拉丁文明。之后正是这种文明反哺西欧大陆，挽救了西欧大陆消沉的古典文化，复兴了西欧的精神理智。

本文考察了 5-9 世纪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历史空间，爱尔兰接受基督教的全过程、独特的凯尔特教会以及后来经过传教士们一步步的传教努力将保存下来的古典文化传回西欧大陆，影响了西欧文明发展大势。在基督教传入与输出的过程中，涉及到几个重要的人物：圣帕特里克、圣科伦巴、圣科伦班，他们各自在其中发挥着不同的历史作用。最后点明本文的主旨：爱尔兰修道院及其传教士们承担了保存文明、挽救文明、延续文明的重任，是他们拯救了衰退沉沦的西欧大陆，拯救了早期西方文明。

关键词：爱尔兰基督教化；帕特里克；早期西方文明；影响

Abstract

It was a times that the changes were fleet in the middle of the 5th-century. Not only continent of the western Europe but also Ireland were both changed earthquakingly. But difference being, the continent of the western Europe which governed by Western Roman Empire turned into chaos and ignorance from peace, Ireland arrived at the civilized stage from barbarous ignorance.

In terms of Ireland striding into civilized ranks, Christianity that disciple Patrick brought about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Not only Christ belief, but the Latin civilization that would perish in the continent of the western Europe was brought about. Exactly this civilization reciprocated the continent afterwards, saved dejected classical culture of the continent ,revived European spirit reason.

The main body of the thesis inspected the entire process of Ireland's accepting Christian, the unique Celt church in the special appointed history period of 5-9 century and special appointed history space. The thesis also discussed the impact of classical culture on the general trend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se are all due to the missionary work of missionaries. They made classical culture which were preserved transfer to the continent of the western Europe. Several personages: St Patrick, St Columba, St Columban, acted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history respectively in the process of entry and output of Christianity.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gist finally: Ireland monastery and their missionaries had born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of preserving civilization , saving civilization ,lasting civilization.It was them that saved the continent of the western Europe declining to sink into depravity and saved western civilization of early phase.

Key words: Ireland's Christianization; Patrick; Western Civilization of Early Phase;
Impact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东北师范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侯利 日期： 2008.06.16

学位论文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东北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东北师范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学位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东北师范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侯利 指导教师签名： 王翠萍
日 期： 2008.06.16 日 期： _____

学位论文作者毕业后去向：

工作单位： _____

电话： _____

通讯地址： _____

邮编： _____

引 言

一、选题缘起及选题意义

西罗马帝国衰亡,不仅对罗马来说是一场灾难,更使西欧大陆陷入混乱,社会秩序崩溃、大量知识散落、文化生活衰退。之后又是什么原因促使早期西方文明复兴?从相关的材料中可以看出,是爱尔兰人,也可以说是爱尔兰传教士的努力成果。爱尔兰由于封闭隔绝的地理环境,从来没有遭到罗马人的入侵,拥有独立的发展空间,保留了独特的凯尔特文化。而之前罗马帝国为了扩大影响,履行神圣的使命,派遣传教士向爱尔兰传教,这样成就了一位圣人,“爱尔兰使徒”帕特里克,他成功地将基督教信仰传入爱尔兰,并使爱尔兰迎来了拉丁文明,保存了拉丁文化。传入的基督教与本土的凯尔特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凯尔特教会。当罗马帝国遭受蛮族侵扰,西欧大陆衰退沉沦、古典文化消失殆尽的时候,恰恰是爱尔兰基督教信仰和保存的文化反哺西欧大陆,形成了一种“文化回潮”,这一“文化回潮”,不仅使爱尔兰进入了文明的行列,而且也复兴了早期西方文明。爱尔兰基督教化与早期西方文明之间到底有一种怎样的关系,笔者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试图探讨一下爱尔兰皈依基督教的全过程及其影响早期西方文明的因素。对这两方面的考察,有助于了解影响早期西方文明的因素及爱尔兰在其中的历史作用。对当前文明史特别是早期西方文明研究来说,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对于这一“回潮”,国内少有人研究,更加激发了笔者写作本文的动力,但笔者不才,愿为这个问题的研究尽一点微薄之力,有助于此课题的进一步研究。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这一论题包括两个方面:爱尔兰基督教化及它与早期西方文明的联系。对于爱尔兰基督教化,目前国内没有专著专门论述,只是散见于一些通史著作及基督教会史中,至于与早期西方文明的关系,陈曦文的《修道院与中世纪前期的西欧文化》与江振鹏的《略论5至12世纪爱尔兰修道院的兴衰》涉及到爱尔兰修道院对欧洲文化的影响,虽然只是表面地论述,但对本文的写作有很大帮助。

对于国外的研究,最早的史料可谓是基督教教士撰写的使徒传记,介绍了各圣徒的生活及传教情况,但根据不同的传记,圣徒的生平及活动难免会有一些分歧。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早在18世纪就有西方学者对爱尔兰圣徒进行研究,如:Guelph Residence S.J.的《The Life of Saint Patrick》,介绍了帕特里克的生活,但这只属于一个侧面,并不全面。直到19世纪末,西方学者开始对爱尔兰基督教化进行整体性的研究,John Healy的《The Ancient Irish Church》和James Heron的《The Celtic Church in Ireland》无论对爱尔兰教会的组织、特点、爱尔兰圣徒的传教都有介绍。到了20世纪,这一领域的研究

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又有专著专门论述爱尔兰与不列颠的关系,如爱尔兰是不列颠文明的主要动力,在诺曼征服前,爱尔兰给予英格兰道德上和学术上的支持等。关于基督教传入西欧大陆的著述相对较少,但在相关的专著中都会有所论述,而且介绍了各圣徒在不同地点的传教。为我们的写作提供便利而翔实的资料。

对于爱尔兰基督教化与早期西方文明的联系,西方学者也有论述,笔者通过网络,查找到专门论述这一方面的书籍,如 Ludwig Bieler 的 *Ireland: Harbinger of the Middle Ages*,但是这在国内无法找到,可见这一研究在国内仍属薄弱环节。其他关于这一联系的也只在相关的专著中有所涉及,但往往只是简要地概括,不能深入地探讨,为我们留下了广阔思考空间和广阔的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助于我们把爱尔兰基督教化与早期西方文明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笔者试图运用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文化传播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交叉研究,对 5-9 世纪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的文明空间进行研究,探索出早期西方文明复兴的伟大因素。

三、研究方法、手段及基本框架

本文将在充分掌握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国内外学者的学术观点、研究成果,多方位、多层次、客观公正地分析爱尔兰各使徒对爱尔兰基督教化的贡献及对早期西方文明的影响。由于本文的写作属于文化领域,因此本文的研究将在历史研究中综合运用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及文化传播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交叉研究,将微观考察和宏观概括有机结合,综合采用归纳、演绎等具体方法,史论结合,对爱尔兰接受基督教的全过程及向外传播的过程进行全面考察。国内外学术界在历史学、宗教学、文化学等领域研究成果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借鉴。笔者将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整体上分析,更加全面、系统、深入地对本论文进行论述。

本论文由引言、正文、结论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又分为四部分:

- 一、基督教化之前的爱尔兰
- 二、异教岛国归于基督教
- 三、基督教浪潮回向西欧大陆
- 四、爱尔兰精神火种重燃西欧文明

一、基督教化之前的爱尔兰

浩渺无际的大西洋上，有一片孤寂而静谧的土地与煊赫的大不列颠岛隔海相望，它就是爱尔兰岛。这一绿色的岛屿，像一颗耀眼的翡翠点缀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之中。爱尔兰岛西临大西洋，东靠爱尔兰海，位于北纬 $51^{\circ} 19'$ — $55^{\circ} 23'$ ，西经 $5^{\circ} 19'$ — $10^{\circ} 28'$ 之间，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这里气候温和湿润，降雨充沛，绿茵遍地。岛上连绵的青山，清澈的河流，草原茅舍，再加上曲折的海岸线，柔和的沙滩，构成了一幅美妙绝伦的风景画，在这片未经雕琢的土地上，处处透露着质朴与天然的气质。此外，爱尔兰作为不朽的精神家园，也蕴藏着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文化内涵。但是在基督教化之前，这里却是原始、封闭的。

（一）封闭隔绝的地理环境

爱尔兰岛，当地人称之为“艾林”（Eire），其名称一般认为来源于凯尔特语 iar，意为后面，转意为西边，因该岛位于欧洲西陲而得名。而古希腊人称之为“Irene”，古罗马称其“海伯尼亚”（Hibernia）。但有些教会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将爱尔兰称为“Scotia”（苏格兰），比德在《英吉利教会史》中就是这样称呼爱尔兰的，直到北欧挪威人入侵，爱尔兰故名重新取回了它的名誉，并在名称上加 land，一直沿用至今。

“英格兰是西方最远的尽头”，莎士比亚在《约翰王》中这样描述。但是位于英格兰西边的，与之遥遥相望的“姐妹岛”爱尔兰似乎更远了。虽然隔海相望的两个岛屿，“距离只有六十英里”，^①但是当罗马人入侵不列颠的时候，爱尔兰却免遭了这一噩运，正是这一片海阻隔了罗马的入侵，凯撒的军队也只能在不列颠隔海凝望着这片土地，但是他们没有找到机会征服它，因此爱尔兰有幸保存了本土的独特文化。在新大陆被发现之前，欧洲西部的边界就是世界的尽头，大西洋充当着最后一道屏障的地位，英格兰自然成为西方的前哨，应该更确切地说，“爱尔兰比英格兰更是西方的前哨，它被海隔断了与最近邻国的关系”，^②成为欧洲大西洋最边缘的一部分。

作为大不列颠的“姐妹岛”爱尔兰，在地质构造上是前者的延伸。大约 200 万年前，爱尔兰岛还不是一个孤独的岛，它属于大不列颠半岛的一部分：由于当时海面比较低，爱尔兰通过一条地峡与苏格兰相连，而苏格兰也通过一条地峡与西欧大陆相连，因此当时的爱尔兰并不孤寂。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了漫长的冰河时期之后，爱尔兰最后冰原消失，大不列颠的气候变得温暖，到公元前 6000 年，画面改变了，陆地开始下降，狭长的海峡扩大，爱尔兰海和北部海峡扩大到了更宽阔的程度，爱尔兰开始逐渐脱离西欧

^① [爱]艾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江苏师范学院翻译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11 页。

^② [英]T·W·弗里曼：《爱尔兰地理》，上海师范大学《爱尔兰地理》翻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 10 页。

大陆和大不列颠岛，形成单独的岛屿。虽然爱尔兰接近大不列颠的“高地地带”，是它的天然延续，但这时已被海隔开，因此爱尔兰基本上不是高地地区，而是高地低地相互穿插的岛国。爱尔兰的山脉也不是那样连绵不断，多半是由被低地围绕着一排排的高地所构成的。

今天发现的最早的爱尔兰居住点是公元前 6600 年左右建立的，^①因为先前的人类可以直接从欧洲大陆通过陆路迁徙到爱尔兰。此后的新石器时代（公元前 3000 年-公元前 1200 年）在岛上也留下了痕迹。随着气温的升高，吸引了可食用动物的到来，而且许多人口来到海岸，在那里他们由森林捕猎者变成了贝壳采集者，他们的后裔在中世纪仍然定居在海岸沙丘上。在古代，爱尔兰的四省被划分为五省，除了北方的阿尔斯特、东面的伦斯特、西面的康纳特、南面的芒斯特之外，米思从四省当中分离出来，夹在阿尔斯特和伦斯特之间。这些省的疆域并不是由地理界线决定的，而是根据这一地区人类生存的范围来划分。古代的省会也并不像今天所称的行政或立法中心，而是皇家的永久居所。

关于爱尔兰的描述，不同的传记作家意见各异。在比德的笔下，爱尔兰宽广地多、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安静祥和，没有可怕的动物，连植物都具有奇异功效。^②的确，广袤肥沃的土地，丰裕充足的粮食是孕育一个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这些都使爱尔兰人能在偏远的环境中安静祥和地生存下来，免于外邦入侵，即使遭到战争也能迅速恢复元气。但有一个北方传记作者这样记载：“爱尔兰人们无知、头脑简单、未开化，不知道沿海岸的城市，沿海岸的商品市场，更不用说外国”。^③虽然这个作者描述的有些夸张，但毕竟反映了爱尔兰的封闭隔绝，对外界所知甚少。

虽然说在地理环境方面，爱尔兰岛是大不列颠岛西部的延伸，两者之间有共同之处。但当涉及到人文及社会状况，爱尔兰与大不列颠、甚至与西欧大陆的差别就大了，由于历史发展的差异性，爱尔兰的独特性随之产生。

（二）各自为政的部族体制

在爱尔兰这片圆熟丰饶的土地上，“在基督之前 1000 年或更早时便首先由希腊人和斯基泰（Scythians）人所居住”，^④后来大约公元前 4 世纪到公元前 3 世纪，一部分凯尔特人从高卢北部向西，横渡英吉利海峡，进入爱尔兰，征服了当地的土著居民。公元前 150 年左右凯尔特文化在爱尔兰占据支配地位，凯尔特人带来的亲族制，成为爱尔兰社会结构的根基。

爱尔兰的亲族制，即家族血亲关系，理论上包括父母、孩子、直系亲属，也包括没有血亲关系的奴隶、侍从、流浪者。第一批迁入者在他的家族首领的领导下来到这片外

^① History of Ireland, available at <http://zh.wikipedia.org/wiki>. (March, 2, 2008).

^② [英]比德：《英吉利教会史》，陈维振、周清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26 页。

^③ Lisa M. Bitel, *Isle of the Saints: Monastic Settlement and Christian Community in Early Ireland*,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9.

^④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信仰的时代》，幼师文化公司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110 页。

国的土地：父亲兼任祭司、法官、国王的职责，他作为最有能力和最有智慧的人统治着他的孩子。此外，在家族周围聚集着奴隶和扈从，家族的所有成员和他们的跟随者形成了独特的集团。父亲去世后，家中最大的儿子或者亲属中最有能力的人继承他，这个家族继续以这种联合的力量生存。除了作为这个实体的成员，没有一个人单独存在，也没有形成个人财产私有的思想。土地为所有人公有，为了方便，他们把土地分成小块给予个人种植，但是没有人绝对拥有所分配的土地；他们的牧群成为公共财产，牧场会对牧群开放。以这种家族血亲关系为纽带，又逐渐形成了部族体制。凯尔特人在控制的土地上建立部族聚居区，每个聚居区成为一个首领或酋长势力范围的中心。部落包括两个阶层：一是宗族关系中的真正的成员，被称为“自由人”，二是没有权力与地位的非血族关系成员，他们是“非自由人”。那些“自由人”的等级与地位依赖于他们所供给的侍从数量和紧急情况下随时能召集起来的武装人员数量。

当一个部落占领了相当大范围的领地时，就形成一个小王国，它的首领被叫做国王。中世纪时，整个爱尔兰岛上包含大约 100 多个小王国，这些小王国臣服于上述五个较大的王国，即：阿尔斯特、伦斯特、康纳特、芒斯特，还有夹在阿尔斯特和伦斯特之间的米思，在 2 世纪，米思从其他四省王国中分离出来，成为中心王国。每个王国各享有主权，但所有家族都接受以米思的塔拉作为最高国都，而居住在米思塔拉山上的最高国王享有凌驾一切的权力，但通常各种权力只是徒有虚名。这些小王国的国王或首领实行部分世袭、部分选举制，也就是说，选举权被限制在国王或首领的亲族当中，他们不实行长子继承制，只要有才能的亲族子嗣，都有资格被选举，而且继承者的选举通常都是在首领或国王健在的时候进行。

塔拉王宫和米思周围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国家统一的中心和标志，是盖尔民族的中心。但是爱尔兰社会的亲族制度根深蒂固，部族的感情、封地、分离思想都扎根于人们心中，散布各地的小王国并不能称为国家，而更像是小小的部落，而五大王国则更像五个较大的部落联盟，他们各自行使职权，甚至各个地方的国王为争夺霸权经常发生争斗。因此，中央的统治权力削弱了。同时这种行省和君主体系也是不稳定的，这种各自为政的部族体制抑制了中央权力的发展，爱尔兰没有发展起真正的中央集权体系。

爱尔兰国王中最杰出的一位是“九祖王”中的尼尔，于 379 年开始了他的统治，在他统治期间最显著的事情是对不列颠的入侵，他也发动巨大的舰队在威尔士登陆，进行掠夺，由于罗马军队的抵御被迫撤退。尼尔有十四个儿子，其中的八个变成了显赫家族的祖先，四个定居在米思，他们的后裔作为尼尔种族而闻名，四个占领了阿尔斯特地区，他们的子孙被称为北部尼尔种族。从这时候起，几乎所有的爱尔兰国王都是尼尔家族的支系。在率领去高卢海岸的路途中，尼尔被箭刺杀，据说是伦斯特国王所为，尼尔的继承人在 428 年死后，尼尔的儿子劳格海（Laoghaire）开始了在塔拉的统治，在他统治期间，圣·帕特里克到达那里，开始了著名的传教工作。

（三）神秘粗野的督伊德教

享有深远名声的督伊德教士以其强有力的祭司集团统治了历史上的凯尔特民族。督伊德是这一民族宗教的代表，所以，当凯尔特人来到爱尔兰岛的时候，他们的宗教——督伊德教也在这片绿色的岛屿上扎下了根。

关于督伊德教的源头，人们倾向于认为它发源并形成于高卢。但凯撒认为它在不列颠形成，后来转移到高卢，他的观点基于一定的事实，因为在他的时代许多高卢人为了学习督伊德教去过不列颠。^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当时督伊德教在不列颠很兴盛。不列颠督伊德教的一个主要活动中心是莫纳岛（Mona），距离爱尔兰海岸不远，不时地被爱尔兰流浪者占领，与爱尔兰相互之间保持着联系，因此爱尔兰易于受督伊德教的影响。

在高卢，督伊德在社会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像印度的婆罗门，他们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等级，拥有广泛的权力：影响并决定着法官的选举、行驶神圣的职责、主持献祭的仪式并带来神谕、担任医生和教师的职责、充当司法审判的仲裁人、对民间的不法行为进行裁决。爱尔兰的督伊德教士看起来没有获得相同的权力，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在这里，与精神的统治集团并肩而立地存在着一个世俗的菲利阶层，他们在诗歌、学问和法律方面享有特权；第二，高卢督伊德教与各种宗教派系的联合上升到了国家的权力，但爱尔兰督伊德教保持特定的民族和宗教的派系，他们之间陷入了无休止的争斗之中，必然削弱力量。爱尔兰督伊德没有形成等级，只是一个阶层。尽管如此，爱尔兰督伊德依然受人敬畏并且享有一定特权，他们操纵着献祭，无论是公共或私下的论战，他们都被委以判决权，他们的权力和影响也是相当大的，如果不遵守他们司法判决的话，就会被禁止参加他们的宗教仪式，这在当时来说是最有力也是最难忍受的惩罚。

爱尔兰每一个部族都拥有他的督伊德首领，权力最大的督伊德首领与国王联系在一起。根据爱尔兰的历史记载：每个国王总是有一个督伊德首领在他身边，没有与督伊德教士商议，国王不能召开任何会议。督伊德为他祷告和主持献祭，在遇到困难时为他提供建议，在紧急情况下决定一切。^②在众多的督伊德教士中，通常由一名首领进行领导，在他死后则由另一名督伊德教士继位，如果同时有几名督伊德教士功德和地位相等，那么将从众督伊德教士中推选出首领。在圣徒传记中记载塔拉是爱尔兰督伊德崇拜的主要场所，当帕特里克拜访那里的国王时，他发现国王庆祝重大节日时，周围都是督伊德。

阿尔斯特的督伊德们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住在国王的宫廷里，具有与国王相同的权威，他们的扈从是由信徒组成的，在旅行和战争中他们陪伴着国王，充当国王的顾问，他们的一句话足够阻止一场战争，而且他们在重要的案件当中充当法官的职责。

在文化方面，督伊德教士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拥有的知识在那个时代占有显著的地位，他们口头传授知识，包括：赞歌、预言、符咒用语、古代的象征文字、欧甘文等，督伊德教士拥有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加强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公共教育系统也增添

^① Julius von Pfluck-Harttung, "The Druids of Ireland",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New Ser.*, Vol. 7. (1893).

^② Guelph Residence S.J., *The Life of Saint Patrick*. Boston: John Murphy & Co, 1735, p9.

了一层神秘色彩。

督伊德们主要的活动当属于他们的祭司职责，包括祈祷、公共或私下献祭的宗教服务。而这些宗教活动充满着神秘色彩。祭祀仪式往往选择在夜阑人静、满月高悬之际，仪式的举行地点多在一片被称为“圣所”的小树林中或林间空地。^①督伊德教士精通占卜，在预言的过程中，督伊德教士往往借助鸟兽，如乌鸦、老鹰来占卜吉凶。有时也观察牲人（用来祭祀的活人）的喉咙和内脏来作出预言。在节日到来时，督伊德教会举行仪式，将人催眠，然后互换灵魂，再以梦境预知未来。他们预测着战争的爆发、诞生与死亡的发生、预言幸运与不幸的日子，似乎古代爱尔兰人的整个生命都在这些预言之下。这些预言简短，通常是一些模糊的词句，因此解释它们并不容易。督伊德教士可以点燃神秘的火种，使之变成动物的形状，把白天变成黑夜，制造饥荒，使天下雪、洪水来临，诸如此类的事情。^②

督伊德教教义的核心是灵魂转世说。他们相信灵魂的永恒，他们会在亲人死后将死者生前所有的物品一并烧掉，甚至跳到火中抱住亲人的尸体，以便与亲人同登极乐。他们会写信给已死的人，甚至提供借款以便对方可以在死后偿还。他们也相信通过杀生献祭可以取得神灵的格外恩宠并且可以净化死者和生者的灵魂，在督伊德的祭典活动中，经常会有这样的情景：教士们在满月的第六日收割橡果，而在这过程中橡果不能坠地，并盛在纯白的布里。然后牺牲两头白色公牛，再举行宴会。他们有时会献祭牲人，通常这些牲人都是犯人，但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就会在平民中挑选。受难者或被关在木笼里活活被烧死，或用木柱刺穿，或用利器插死，或用乱箭射死。还有就是执行最神圣的“三重死亡”：首先用斧头将牲人打晕，再迅速用由动物肌肉扎成的有三个结的绳子将其勒死，并同时割开其喉咙，最后面朝下地将牲人放在四尺深的水里，表明是淹死的，而牲人死前吃的最后食物是散有橡果的烤大麦饼。无论如何，杀人献祭这种举动代表的只能是野蛮和残忍，尤其是当时罗马人早已进入相对文明开化的奴隶主民主政治统治的帝国阶段。

督伊德教崇拜的神祇主要有太阳神卢古斯、万兽之神塞尔农诺斯、象征死亡和再生的乌鸦女神摩利甘，除此之外，督伊德教士也相信在井、泉、河流及山丘中都住有保护神。他们在自然崇拜之外发展了一种自然哲学和神学，把人的源头归于土地神，因此会有上文所述的灵魂转世的教义和献人祭的仪式。

督伊德教，像凯尔特社会的种种事物，没有达到完全成熟的状态，在面对反抗的时候注定不能成功。罗马入侵给高卢的督伊德教以致命的打击。新的统治者禁止了它嗜血成性的习俗，破坏了它的社会地位：督伊德首领的行政权力被罗马政府取代，它的活动逐渐丧失，它的学说逐渐解体甚至消亡。爱尔兰的督伊德教士或多或少地由于罗马的驱使来到了这片净土，督伊德教在这独立的土地上进入了它的繁荣阶段。直到5世纪基督教传入爱尔兰，它陷入衰落，尽管它竭力反抗帕特里克的传教，衰亡已是大势已趋。

^① 沈坚：《古凯尔特人初探》，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

^② Julius von Pflock-Hartung, "The Druids of Ireland",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New Ser., Vol. 7. (1893).

二、异教岛国归于基督教

孤寂于大西洋西北一隅的爱尔兰岛,此时此刻仍然笼罩在督伊德教神秘的气氛之下,进行着远古的宗教仪式,但当帕特里克把复活节之火点燃的那一刻,渴望独立的心声传递给了每一个爱尔兰人,圣帕特里克成了爱尔兰宗教史上第一个伟大人物。他是“爱尔兰的布教使徒”,他给这个异教岛国带来了无价之宝——基督教的信仰和教会制度。^①由于地理位置的偏远,爱尔兰岛没有受到罗马军队的侵扰,没有受到罗马化的影响。是帕特里克,使爱尔兰迎来了拉丁文明和罗马文化,使之并未因罗马帝国的消亡而泯灭,这一绿色的岛屿保存了基督教以及罗马文化,成为天然的庇护所,同时也使自己向文明的方向迈进。

(一)“爱尔兰使徒”帕特里克的功绩

1、坚韧与谦卑的人格魅力

“我,帕特里克,一个罪人。粗鄙不文,是所有信者当中最卑微的,跟许多人相比都是至微至贱。”帕特里克自传性的《悔罪书》开头如是说。^②这清楚地表达出他谦卑的个性。他的这部自传性的作品《悔罪书》处处展现了这位圣徒的真实生活与性格,每一页都显露出他深刻谦卑、自我贬低的精神。这位伟大的使徒,甚至把他在爱尔兰一生的传教事业都归功于上帝的恩惠,我们可以看到帕特里克的圣洁与美德,他是爱尔兰教会中最伟大的圣徒。

帕特里克大约生活于390—461年间,他生于罗马不列颠的一个不著名的小镇,属于罗马公民,讲一种拉丁语。他的父亲卡尔尼伯斯(Calphurnius)出生于罗马的高层家族,担任过不列颠的市政委员,母亲是高卢伟大圣徒——图尔圣马丁的近亲。帕特里克本来过着富裕的小康生活,之后发生的偶然事件,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

当时,不列颠岛经常受到爱尔兰国王尼尔的侵袭,在大约405年的一次侵袭中,十六岁的少年帕特里克被虏到爱尔兰。那个时候,罗马军队正与蛮族进行殊死的搏斗,所有的军队都从遥远的行省撤退,因此,不列颠对来自爱尔兰的侵袭无力抵御。^③随着他的被虏,帕特里克开始了他的忏悔,这位圣徒,以他最深刻的谦卑态度,把他的被虏和所有的不幸都归于自己的罪恶上,他写道:“我不了解真正的上帝,我跟成千上万人被虏获到爱尔兰,因为我们抛弃了上帝,没有遵守他的命令,我们也违背了曾告诫我们赎

^① [爱]艾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江苏师范翻译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4页。

^② 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著:《祭司与王制—凯尔特人的爱尔兰(公元400-1200)》,李绍明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31页。

^③ Very Rev. Dean Kinane, P.P., V.G., *St. Patrick: His Life, His Heroic Virtues, His Labours, and the Fruits of his Labours*, London: Burns, Oates & Washbourne Ltd, 1920, p27.

罪的牧师。但是上帝平息了对我们的愤怒，把我们分散在不同的国家，我们的渺小可见一斑。在那里，上帝使我的无信仰显明，最终使我记起我的罪孽，使我的整颗心归向上帝我的神，他不在乎我的卑劣，同情我的年幼与无知。在我认识他、分清善恶之前，他就像父亲对孩子一样保护我、安慰我、使我坚强。”^①这位伟大的使徒称自己是一个罪人，“最不虔诚的人”、“没有遵守上帝的命令”、“违背了牧师”、“他的罪恶使他遭受捕获的灾难”，事实上，他的自我指责都言过其实了。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我们伟大使徒内心的温顺与谦卑。谦卑是所有美德的基础，谦卑的基础越深，圣洁的程度越高。

在此后的六年里，帕特里克作了放羊的苦工，他每天放羊并多次祷告，“我对上帝的爱日益加深，信仰与畏惧的心也在增强，我的灵魂深处发生了震撼。”^②这位圣洁的年轻人明白他要承担拯救爱尔兰灵魂的重任，只有通过磨练、劳累、艰难，才能适应将来的传教。于是，他在树林里和高山上度过日日夜夜，夏日，他暴晒在日光的强烈照射下，冬日遭受严寒，在雨雪风霜中祷告。他忍受着寒冷、饥饿和衣不蔽体的折磨，没有任何懈怠，因为像他所说，上帝的爱火在他心中燃烧，在他的灵魂中日益强烈。六年来，这位圣徒最诚挚地为他冷酷的主人米尔朝（Milcho）服务，学会了当地人的语言，了解了他们的风俗习惯，为他将来的使徒职责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不仅仅在这被虏的六年间，帕特里克忍受着饥寒的折磨，不停地忏悔苦修，他的整个生命就是一个不断苦修、自我否认、严厉苦行的实践过程。在传教的过程中，在进攻异教的堡垒之前，他度过几天几夜用来祷告与苦修，用充满胜利的信心攻击敌人，他击垮了一道道障碍，在偶像崇拜的废墟上竖立起十字架。他的坚韧与谦卑使他在没有牧师、没有圣礼、没有献祭的异教土地上得到了祈祷和悔过的最高精神。

“上帝在我被虏的这片土地上的对我的恩惠，我不能也不应该视而不见，唯一的回报就是在这个异教的国家赞美、颂扬他，使人们信奉他。”^③满怀这个信心，这位伟大的圣徒一步步开始了他的传教事业。

2、坚持不懈的传教工作

后来，这个圣洁的年轻人逃离了他的主人，六年的奴役生活结束了。爱尔兰的树林与山脉、冰与雪变成了法兰克温暖的阳光，法兰克的土地拥抱着这个归回的浪子。我们可以想象圣洁的年轻人回到罗马地域时的那种高兴和喜悦，然而，异常的想法占据了这位未来使徒的头脑。他体验到了信仰的乐趣，但是看到这样一个从来没有听到过基督名字的国家，他的灵魂呻吟着，内心中燃起了向他们传授信仰知识的热情。“在黑暗中我看到了一个来自爱尔兰的人出现在我面前，给了我一封信‘爱尔兰之音’，我听到了人们的呼喊‘圣洁的男孩，回到我们中间来吧！’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感谢上帝，多

^① Confession of St.Patrick,From Christian Classics Ethereal Library,available at <http://www.ccel.org/ccel/Patrick/Confession.html>.(July,21,2007)

^② 同上。

^③ Very Rev.Dean Kinane, P.P., V.G., *St.Patrick:His Life, His Heroic Virtues, His Labours, and the Fruits of his Labours*, London:Burns Ostes&Washbourne Ltd, 1920,p53.

年后，他们的愿望实现了。”^①

这位圣徒，自知文化粗浅，因此渴望自己被神圣化，渴望学习教会的学问。因为与高卢圣马丁的近亲关系，加上他的圣洁与学问更加吸引了这位圣徒的注意力，他于是到圣马丁学校学习，在这四年期间，帕特里克吸收了最纯洁源头的学问，他放弃了世上所有的忧虑和享乐，他把自己完全奉献在祷告和节制的生活上。在那个世纪，莱瑞斯(Lerins)——地中海上一个岛屿，是基督教世界最具学问和神圣性的教堂，是培养圣徒和传教士的场所。这位神圣的年轻人，渴望从有学问圣徒的教导中获益，于是前往莱瑞斯，在那里度过了几年祷告、苦修、学习的生活，为他的牧师职位和将来的传教作准备。之后，他又将自己置于高卢奥塞尔主教吉曼努斯(Germanus)的精神指导之下，在他的领导下，帕特里克接受了教会教育，并升任为牧师身份。

前面描述的情节多带有几分传奇色彩，基督教传入爱尔兰更重要的原因是教皇塞累斯丁为了传播基督教文明，希望基督教遍及所有国家，又鉴于吉曼努斯和帕特里克在不列颠根除贝拉基主义异教^②所取得的成功，于是教皇把目标转向了爱尔兰。圣吉曼努斯听到塞累斯丁要在爱尔兰人民中宣传基督教的信仰，立刻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学生帕特里克身上。他了解帕特里克的圣洁及对基督信仰的热情，而且回忆起了他在爱尔兰被俘的六年，在那里他学会了爱尔兰人民的语言和习俗，吉曼努斯相信是上帝命定帕特里克作爱尔兰的使徒，他也一定会承担起这一重任。432年，帕特里克被授予主教的圣职，踏上爱尔兰这片异教土地。当帕特里克最后向爱尔兰出发的时候，他完全知道这一步对他意味着什么。他不仅仅是向一个异教岛国传教，他必须离开罗马帝国的边境，如果这个世上能够使帕特里克为之骄傲的，那就是他的罗马公民身份。但是他的使徒身份和信仰热情紧紧把他和他的全体教徒结合在一起，他从来没有忘记爱尔兰不是他的家乡，在他周围生活的爱尔兰人是“外国人”。在他软弱的时候，他时常希望返回不列颠和高卢——返回他出生的国土和精神家园，但是他知道留在这里是他的职责，而且明白他的委任是上帝的意愿。^③

帕特里克的传教一步步地穿过了爱尔兰的大部分地区，传统的五国：米思、伦斯特、阿尔斯特、芒斯特、康诺特无一不留下他的足迹。432年8月，帕特里克和他的伙伴在伦斯特郡的威克洛(Wicklow)登陆，但是遭到当地首领的抵抗，第一次的失败并没有吓倒这位圣徒，相反他对上帝的信仰与信心更增强了，他上船朝北方的阿尔斯特行进，在那里凶猛的异教徒被使徒威严和神圣的外表打动，被他们信仰的力量感动。同时，帕特里克也赢得了第一批转变信仰的灵魂——当地首领底楚(Dichu)的家族，并为他们

^① Very Rev. Dean Kinane, P.P., V.G., *St. Patrick: His Life, His Heroic Virtues, His Labours, and the Fruits of his Labours*, London: Burns, Oates & Washbourne Ltd, 1920, p.64.

^② 贝拉基(Pelagius, 360-420)，威尔士人，基督教神学家，他强调人有能力通过自由意志对道德行为负责，换言之，人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以人有“相反选择的能力”这句话而闻名，主要包括在如下格式化表述之中：如果需要，就不存在罪过，但是，如果有意志，犯罪就是可能的。他也同样认为，得救的第一步是由自由意志的行动所决定的。他的观点被认为是异端，遭到教会的拒绝，部分原因是它们降低了上帝恩典的作用，部分原因是它们将罪归之于人的失误而非归之于人的本性。从神学观点来看，贝拉基主义的标志就是否认或减少原罪的作用。

^③ Ludwig Bieler, "St. Patrick and the Irish People",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10, No. 3 (Jul., 1948).

进行了洗礼。

整个冬天，这位圣徒一直在这个地区宣讲基督教的信仰。春天来了，他伟大的传教事业继续进行，帕特里克决定在塔拉的王族领地——异教中心和堡垒地区给予异教以致命打击。在复活节前夜，他到达塔拉的领地斯莱恩山（Slane），搭起帐篷，点燃了复活节的圣火，圣火点燃的一刻，生命之火从死寂的黑暗中燃起，渴望光明独立的心声传递给了每一个爱尔兰人。当帕特里克和他的伙伴穿着牧师的长袍出现在国王的宫廷中时，国王劳格海、督伊德教士仍然无礼地坐着，他通过行神迹压制了督伊德教士，使他们表现出了害怕与恭顺的态度，骄傲的国王劳格海再也没有反对帕特里克的传教。这位圣徒怀着满腔的热情宣讲着基督教的信仰，他用凯尔特当地的语言，在民众面前展现了他所信奉的独一无二、真实上帝的威严、荣耀和仁慈。并且在这里建立许多教堂、委任牧师继续宣教，传承他的事业。而他则继续向康纳特郡的人民宣教。

像是在伦斯特，帕特里克直接行进到了康纳特国王的宫殿，带着热切的心情进行宣教，建立教区，指导当地民众。444年，他在阿尔斯特的阿马设立了第一个主教职位，这个地区后来成为爱尔兰基督教的中心，之后他又到达了芒斯特宣教。我们不能紧随这位圣徒的足迹，他日复一日地宣教、为皈依者洗礼、建立教堂，当夜幕笼罩大地，他还要度过漫长的黑夜进行祷告与苦修。帕特里克的一生就是祷告、苦修、灵魂热情的写照。可以看出，他已经融入到爱尔兰社会，成功地使当地人皈依基督教。

3、传教成功的原因及影响

爱尔兰有句谚语：上帝给了爱尔兰帕特里克，而不是帕拉狄乌斯。^①根据7世纪的一位作家叙述，431年教皇塞累斯丁派他的大助祭帕拉狄乌斯到爱尔兰宣传基督教，但是帕拉狄乌斯的传教以失败告终，而且死于返回的途中，之后帕特里克接受了这一使命并成功完成。我们必须清楚为什么帕拉狄乌斯失败而帕特里克会成功。

第一，帕特里克的策略，他巧妙地使宣讲基督教信仰与当地的部落体系相适应，并且首先赢得国王和部落首领的支持，进行自上而下的传教。

帕特里克意识到让统治阶级转变信仰的重要性，如果这些人转变了信仰，百姓们不久就会追随他们。而且在他看来，与当权阶层相比，在年轻一代中的传教更容易成功，因为修道生活强烈地吸引着皇族血统的年轻男女，7世纪的作品中经常会有这样的描述：统治国王拒绝相信基督教，但他的王后和年轻的弟弟接受。^②这些描述尽管难以置信，但确实是真实的。在转变信仰的过程中女性的角色总是很伟大，而年轻的弟弟，他继承王位的愿望很小，他发现接受一种外来文化比拥有权力更简单。这个现象也可以用社会学解释：一种新的宗教，特别是从外部传来的，经常性地首先被那些没有统治权力的人接受。帕特里克传说中几次咒骂年长哥哥的固执，并且以消灭他的一系作为惩罚，而弟弟的家系，由于帕特里克的祈福，拥有了权力。这只是在政治和社会方面了解圣帕特里克的传教，信仰的传播更应该通过说服而不是武力使人接受。而且人类就是人类，成功

^① Ludwig Bieler, "St. Patrick and the Irish People",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10, No.3.(Jul., 1948)

^② 同上。

的传教不能忽略纯粹的世俗因素，而这些世俗因素更容易使人接受潜在的信仰转变。

在爱尔兰传教的特殊情况下，帕特里克不惜一切代价赢得统治者。偶然地，他也提及自己的策略，“为了使他们让我进入，我不惜花费金钱”，“我给国王赠送礼物”，^①帕特里克一定从他奴役的日子中得知通向爱尔兰人民的途径是他们的国王，而想要获得国王的心就必须通过礼物或进行交易，这样统治家族的友好会给予他保护和权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爱尔兰社会制度的熟悉，正是这种熟悉使帕特里克比帕拉狄乌斯有更大优势。

第二，帕特里克从当地人中委任牧师，而这些人大部分来自社会的高级阶层。

随着在爱尔兰传教事业的推进，成千上万的皈依者要求精神领导。作为在爱尔兰传教的劳动贡献，帕特里克坚持了这个必要性，不断努力提供数量充足、训练有素的牧师，而且关心的是培训当地的牧师，由他们接任以前由外国人把持的空缺。在7世纪的作品中这样记载：在教会事务中对爱尔兰人进行授职，在阿马，帕特里克的三个继承人都是本地人。^②而且在爱尔兰教会中大量的僧侣和圣洁的修女都出身于王室。这些僧侣普遍地接受洗礼并被派出传教，但更高的地位还是被授予牧师和主教的职务。尽管这些是出于世俗原因而不是精神原因，但他的努力还是有所回报的，只有在当地精神首领的带动下，基督教的信仰才能更牢固地扎根于人们心中，并将带来百倍的成果。

第三，帕特里克间接的路线是一条成功的路线。

431年，帕拉狄乌斯在威克洛的沿岸登陆，遭到当地国王的反抗，但他竭力对抗并在此传教；当帕特里克追随而来时，也在相同的地方登陆，同样遭到当地国王的反抗，但他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回到海上，向这个国家的北部前进，那个年轻时曾做过六年奴隶、他熟悉并熟知他的地方，在那里他用曾经学过的爱尔兰语进行传教。结果，帕拉狄乌斯失败了，他的直接道路并不是最短的，而帕特里克选择了一条间接的路线：他首先努力在北方和西北方传教并建立教堂，当认为时机成熟时，把南方和东南方带入教会。也许，就像他在伦斯特的经历那样，有许多冲突和妥协，但最终融合成一个爱尔兰教会。圣帕特里克作为爱尔兰使徒闻名于史。

基督教在爱尔兰成功传播，使爱尔兰朝着文明的行列迈进。从432年回到爱尔兰到461年去世的三十年间，帕特里克的足迹遍及爱尔兰，他在所到之处传布信仰，建立教堂，给这个异教岛国带来无价之宝——基督教信仰。“帕特里克倾其毕生精力向处于原始部族状态中的爱尔兰人传播基督教福音，逐渐培养了一种融合爱尔兰文化特色的基督教信仰。”^③

但是，他的贡献远不止这些：他在爱尔兰建立健全了教会组织，设置推行了教区体制，他通过建立起一个比较权威的中央教会，从根本上把原本分散、独立的教会、修道院和各种仪式有机地统一起来，在他努力下，爱尔兰教会稳固地建立了起来。一个国家教会的荣耀在于它的圣徒和民众的圣洁、知识和学问、教堂和修道院、在于它的传教

^① Ludwig Bieler, "St. Patrick and the Irish People",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10, No.3.(Jul., 1948)

^② 同上。

^③ 田薇：《信仰与理性——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兴衰》，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9页。

精神、在于它的信仰忠诚。而帕特里克所建立的爱尔兰教会恰恰显示了它的辉煌色彩和荣耀。

基督教传入爱尔兰，也带来了全新的书写文字和语言。修道院学校作为学问中心，教授人们书写拉丁文字和讲拉丁文，保存了拉丁文明和罗马文化。“600年的爱尔兰发展为具有非凡创造力的凯尔特—基督教文化。当希腊文明尚未为西方各国所知的时代，爱尔兰的学者已经极为熟悉希腊和拉丁文献……”^①6、7世纪当西欧其它地方陷于罗马崩溃后的混乱时，爱尔兰的发展却进入“黄金时代”，成为照耀“黑暗时代”的一盏明灯，被誉为“圣人与学者之岛”。

（二）后继者们的追随步伐

热爱上帝、荣耀上帝是圣徒们工作的唯一目标。我们只有站在圣徒们的立场上思考灵魂的价值，才能理解他们的传教热情：人类的灵魂源自于上帝之手，也是上帝最显著的杰作。为了拯救人类的灵魂，救世主传布他的福音，用惊人的神迹坚定他的信仰；为了拯救人类的灵魂，上帝建立他的教堂，制定最值得崇拜的献祭、恩惠与赐予的圣礼。通过以上思考，我们开始理解伟大使徒帕特里克的熱情，他不仅使整个国家皈依基督教的信仰、而且把他的传教热情完全地遗赠给他的后继者。

7世纪的圣徒安恩戈斯（St Aengus）把爱尔兰圣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432-534年，从帕特里克开始，有350名圣徒，包括所有主教和教堂的建立者。这一时期他们被称为“最神圣的圣徒”，被比作正午最辉煌的太阳；第二时期，从534-600年，有300多名圣徒，这个时期的圣徒主要是牧师，被比作月亮；第三时期，从600-664年，有100多圣徒，包括主教、牧师和世俗人，他的圣洁像“耀眼的星星”。^②足以可见，帕特里克热情影响下的后继者数目之多，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是不可能的，但是有几个影响力极强，由于教育和宣教工作取得的成果而享有盛名。

1、克尔达尔的圣布里吉德（St Brigid of Kildare）

紧随于帕特里克之后，在爱尔兰圣徒名单上拥有最高地位，爱尔兰人们崇拜的对象要归于圣布里吉德，她是一位竭尽最大力量巩固帕特里克胜利成果的女人。

圣布里吉德出生于453年，据说她是爱尔兰某一国王与一位奴隶的女儿。由于国王妻子的妒忌，迫使她与母亲分离，被卖给了一个督伊德教士。对于公元476年之前发生的事，我们所知甚少，但就是在当年她成为修女。^③后来布里吉德成为一位非常仁慈而且虔诚的基督教徒，她的异教主人通过她的力量皈依基督教，她得到了自由并且拥有了宗教生活。她怀着极大的热情进行工作，并且成功地使那些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在

^① [美]C·沃伦·霍莱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陶松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51页。

^② Very Rev. Dean Kinane, P.P., V.G., *St. Patrick: His Life, His Heroic Virtues, His Labours, and the Fruits of his Labours*, London: Burns Oates & Washbourne Ltd., 1920. p.226-227.

^③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信仰的时代》，幼师文化公司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13页。

480-490年间，布里吉德在伦斯特奠定了她伟大修道院的基础。她的第一座教堂建立在吉尔达尔的一颗大橡树的背光处，被叫做“橡树教堂”。^①不久它变成了一个修道院、一个修女院和一间学校，犹如帕特里克在阿马的一样出名。在爱尔兰大多数修道院中，布里吉德的影响非常深远，其中有35个堂区称为布里吉德的教堂，而且都承认她的管辖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组织由两性组成，妇女被给予很高的地位和权威。布里吉德死于525年，受到全爱尔兰的尊敬，被称为“盖尔的玛丽亚”(Mary of Gael)。

2、克罗纳的费尼恩 (Finnian of Clonard)

伟大的克罗纳修道院的建立者费尼恩，于5世纪下半叶出生于伦斯特，父亲是伦斯特贵族的后裔。早年，费尼恩进入当地的基督教会接受了最初的教育，这唤醒了他对学问的热情，驱使他跨海来到不列颠，并到达法兰克。费尼恩首先来到了以禁欲苦行闻名的图尔修道院，在那里的经历形成了他宗教生活的思想。离开法兰克之后，费尼恩没有直接返回爱尔兰，而是去了威尔士，在这里度过了几年学习、祷告的生活，精神的力量不断增长。回到爱尔兰之后，他曾经到过克尔达尔城，在布里吉德的修道院里学习并传授知识，受到布里吉德极高的评价。

之后费尼恩在爱尔兰各地的游历、建立教堂、宣传宗教信仰，使他的名声传及四方，他的教育天赋、他对苦行理想的完全献身激励了一代代后人。随着他的名声不断提升，传教成果日益显著，530年克罗纳修道院建立起来，而且不断壮大，包括3000多僧侣，成为爱尔兰著名的教育中心。同时，费尼恩为修道院制定了修士们必须遵守的规程，为帕特里克之后几乎萎缩、异教习俗和迷信重又萌发的爱尔兰教会注入了新的血液，他在恢复爱尔兰信仰中起了主要的作用。费尼恩也为克罗纳修道院培养大批学生做出了贡献，信徒当中的十二个变成了“爱尔兰的十二使徒”，他们在爱尔兰宣传信仰，在整个国家建立修道院，灌输一种新的生活精神和传教热情。十二使徒中的科伦巴(Columba)，后来去了爱奥那，成为“苏格兰布道使徒”。

3、班戈的康高尔 (Comgall of Bangor)

康高尔是爱尔兰班戈修道院的伟大建立者，他生于517年，曾在克罗纳受过教育。当时在隐修主义思潮兴盛的爱尔兰，许多人为了更好地为上帝服务，追求独居生活。怀着这个目的，康高尔隐退到了一个孤独的小岛，后来经过朋友的劝说他脱离了独居生活。559年，博学多才、富于传教热情的康高尔在班戈建立修道院，在他严厉条例的带领下，祈祷和禁食不间断地进行。但是这些节制并没有使人们畏惧，反而更加吸引众徒来分享他的苦行和斋戒。不久，班戈成为了阿尔斯特最伟大的修道院学校。在这宽敞的修道院堡垒之内，《圣经》被阐述，神学、逻辑学、几何学、算术、音乐被教授，学生当中甚至有几个会写优秀的拉丁诗句。之后他的学生快速出发向外建修道院。在勃艮第建立吕克瑟伊和在意大利建立博比奥修道院的著名的科伦班(Columbanus)出身于这里。601

^① James Heron, D.D., *The Celtic Church in Ireland: The Story of Ireland and Irish Christianity from before the time of St. Patrick to the reformation*, London: Ballantyne, Hanson Co., 1898. p154.

年康高尔去世，他的启迪与领导赢得三千多僧侣的尊敬。

继帕特里克之后，经过后继者们的不懈努力，基督教的信仰传遍爱尔兰大地，教堂与修道院拔地而起，一种具有强烈民族特性的教会发展起来了。

(三) 凯尔特教会的独特性

公元 6 世纪，不列颠和高卢被蛮族征服，爱尔兰独立于大陆教会和罗马的管辖之外，这给爱尔兰基督教提供了一个世纪的独立发展空间。于是，传入的基督教与当地根深蒂固的凯尔特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凯尔特教会，有“凯尔特特殊性”之称。

1、主张清修的隐修主义

这是凯尔特教会的根本特征，它以修道院的管理模式为核心，是一种注重神秘主义和苦行的修道方式。

隐修主义发源于早期基督徒的禁欲主义生活。据教会史记载，埃及的安东尼（约 250-356 年）是基督教隐修主义的创始人。他发誓过禁欲生活，认为远离尘世和人群，过独居生活，经常禁食，不断祈祷，就能与上帝亲近，与上帝相通。他变卖家产，将钱分给穷人，然后进入尼罗河以东大沙漠之绿洲，过隐修生活。^①公元 4 世纪初，另一名基督徒帕克米乌斯（约 292-346 年）不满意分散的修道生活，在埃及南部创建第一座基督教修道院，安东尼的独居隐修和帕克米乌斯的集体隐修在埃及并存发展。这一修道方式盛行起来并且快速传播，不久后传入西部罗马帝国。

爱尔兰的隐修主义始于帕特里克，这是毋庸置疑的。从被虏到去世，他的整个生命就是不断苦修、严厉苦行的实践过程。我们不得不重复这位圣人的话语：“我来到爱尔兰之后，每天放羊；我一天好幾次的祷告，对上帝的信仰和敬畏与日俱增；我的灵魂被感动，以至于有一天祷告了上百次；我住在森林里，黎明之前我被唤起来伴随着冰雪祷告；我并没有遭受到苦难，也没有产生怠惰，因为信靠上帝的热情在我心头燃烧。”^②帕特里克知道如果想要跟随上帝，必须忏悔苦修，否认自我，因为苦修的品德对于罪人的灵魂拯救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这种修道方式，帕特里克充满了热情，无论他走到哪里，首先关心的是建立教会组织。

随着爱尔兰土地上一座座修道院的建立，修道院院规也相应制定。按照修士的生活方式，他们既被要求参加宗教仪式，又要从事农业生产，开垦荒地，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如科伦班院规中有九章是有关修士应尽的义务，它包括对院长的绝对服从、对宗教仪式的规定、禁欲苦修的要求等等。^③修道院把劳动作为苦修的主要形式，要求修士劳动到精疲力竭，依靠自己的双手生产粮食。当然，僧侣中也有专门一部分从事抄写经书的工

^① 陈曦文：《修道院与中世纪前期的西欧文化》，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5 期。

^② Confession of St.Patrick, From Christian Classics Ethereal Library, available at <http://www.ccel.org/ccel/Patrick/Confession.html>. (July, 21, 2007)

^③ 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29 页。

作。修道院俨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大片的荒地、林地、沼泽地被开垦为良田，禁欲苦行的理想广泛传播。这种简单、苛刻的生活方式，为爱尔兰教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教士，并为之赢得了荣誉。

2、自由独立的教会组织

相对隔绝的自然环境，使爱尔兰教会独立于大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此罗马教会对此鞭长莫及。在这独立的环境下，爱尔兰教会没有归顺罗马教会，而是走上了一条自由独立的发展道路。

帕特里克传教时期，他极力想把罗马教会的主教制引入爱尔兰，但是当时的爱尔兰还是一个由许多部族小国组成的岛屿，没有大城市，也没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所以帕特里克和他的后继者们不得不把教会的组织体系与爱尔兰社会的部族体系相结合，建立起一座座修道院，形成以修道院为核心的凯尔特教会。这种教会组织建立在由土壤或松散的石头搭建的围墙内，里面分布着小教堂，它们都是一些简单的长方形建筑，没有圣坛。在小教堂的周围群集着蜂巢状的小屋，每个小屋内居住着 1-3 个僧侣。这些教堂群的遗迹至今仍能被发现。^①

在凯尔特教会中，没有教皇管辖权，也没有都主教的管辖权，修道院院长则是教会的统治者，他们通常是长老，有时是俗人，职务是世袭的，也就是说，职务在创始者的家族中延续。而主教则完全从属于修院院长，他们没有教区，没有行政权，没有管理权。每个主教独立行使职责，这种指责主要是精神上的，即宣讲信仰的工作，如艾丹到英格兰传教一样，爱尔兰大量的主教做着相似的事情。早期基督教神学家托德（Dr. Todd）总结了爱尔兰教会组织的独特性：“这里没有所谓的合乎正统的教区，没有规定的主教或大主教管辖权，对主教的授职礼没有教规的限制与约束。”^②由于没有受职礼的限制，主教的数量大量增加，每一个因为虔诚或因学问而显赫的人都有被提升到主教的可能。

凯尔特教会的自由、独立精神不仅表现在教会组织方面，在信仰及礼仪方面与罗马教会也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在复活节日期和削发方式方面两者存在分歧，但是凯尔特教会执意拒绝服从罗马权威恶化了两者的关系，对此下文将有论述。甚至在国外，爱尔兰传教士因思想和习俗的自由独立而闻名，并且经常与罗马传教士发生尖锐的冲突。

3、充满热情的传教活动

确定一个教会充满活力的一个标志是它的传教热情，而正是这种传教热情使爱尔兰修道院闻名，它渴望与那些未享有特权的土地分享上帝的赐福，于是大量富有热情的传教士向外宣传基督教信仰，把爱尔兰独特的基督教带到南北不列颠和宽广的西欧大陆。

在这一传教活动中，不胜枚举的爱尔兰传教士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他们对宣传信仰有满怀的激情，怀着这种激情，开始了他们的传教历程。“苏格兰使徒”科伦巴在爱奥

^① John Healy, LL.D., *The Ancient Irish Church*,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892, p40.

^② James Heron, D.D., *The Celtic Church in Ireland: The Story of Ireland and Irish Christianity from before the time of St. Patrick to the reformation*, London: Ballantyne, Hanson Co., 1898, p168.

那岛上建立爱尔兰式的教会组织，使爱奥那岛成为不列颠接受基督教的桥梁，并且成功地使皮克特王国信奉了基督教。之后，出身于爱奥那岛的隐修士艾丹，在英格兰东北部的林迪斯法恩岛建立“新爱奥那”，并使基督教在这一地区广为传播。这些凯尔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并不仅限于不列颠，他们越过不列颠群岛继续向西欧大陆宣传基督教的信仰，出身于爱尔兰班戈修道院的科伦班带着十二名伙伴远渡重洋、翻山越岭来到勃艮第，创建吕克瑟伊修道院，后来继续前往意大利北部创建博比奥修道院，当然这只是他显著事迹中的片段，下文会专门论述。科伦班及其追随者们的努力将基督教带回西欧大陆，使西欧大陆迎来第二次基督教浪潮。在这些先驱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传教士踏上传教的征程，使爱尔兰基督教到达了不列颠、西欧大陆。

4、热爱学术的文化中心

基督教传入爱尔兰之前，督伊德教士不仅仅是祭司，而且是教师、哲学家、历史学家、法律制定者和吟游诗人。对于所有这些职务，基督教的牧师们继承下来，他们的组织不光是宗教信仰中心，学问和教育也很发达，成了当地的学校、图书馆和高等学院。比如，阿马、克罗纳、班戈修道院同时也是伟大的学校，享有极好的名声。

“爱尔兰的宗教和文化教育是平行的并且是同时存在的”，^①实际上，爱尔兰学校的伟大建立者是圣徒，他们的学者则是僧侣。“sage”（圣贤）这个词经常运用在爱尔兰的基督教文学中，通常指无论在宗教还是世俗科学中都博学的人，而且修道院的学校不仅仅传授宗教性的知识，也传授世俗知识，除了它的僧侣集团，每个修道院组织都有接受世俗教育的年轻人实体。小修道院里学者的数目通常是 50 个，大修道院里数目更多。科伦巴、科伦班都是爱尔兰修道院里培养出的伟大教士及学者。

在爱尔兰修道院的高墙之下，经常会见到这样的情景：在晴朗的天气里，僧侣们坐在屋外，一条腿上放着书，另一条腿上放着羊皮纸，繁忙地抄写需要的经文。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接受了文化，并且掌握了拉丁文、希腊文，设计了爱尔兰语法，抄写了本土的口述文学。因为这些经文抄写者，无价的手稿得以流传、古代的文化遗产得到了保存。遥远的爱尔兰岛屿也因此被认为是保存学问和虔诚思想最伟大的地方。

凯尔特教会在基督教发展史上独具特色，对基督教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正是因为凯尔特教会的这些独特性，使它与罗马教会格格不入，当两派在不列颠相遇时，冲突与矛盾将不可避免。

^① Gougoud, Dom Louis, *Gaelic Pioneers of Christianity: the work and influence of Irish Monks and saints in continental Europe (VIth-XIith cent.)*, Dublin: M.H. Gill and Son Ltd., 1923, p58.

三、基督教浪潮回向西欧大陆

(一) 衰退沉沦的西欧大陆

爱尔兰这一异教岛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皈依了基督教，笼罩在祷告和学问之中，处于极乐的安宁之中。而此时的西欧大陆是怎样一番景象，又将归向何处，下面稍加论述。

早在罗马共和时期，罗马人就开始了他的征服事业，直到公元前 2 世纪下半叶，罗马人控制了整个地中海周边地区，版图跨越了欧亚非三洲，他们对意大利以外的征服区用行省制度进行管辖和统治。公元前 51 年，高卢全境成为罗马的领土，在罗马统治下，高卢迅速地罗马化。按照惯例，罗马统治者在高卢实行了行省制，由罗马委派行省总督进行管理。到了公元 2 世纪基督教开始在高卢秘密传播，4 世纪初，教会组织在高卢各地建立起来。^①不列颠则在 1 至 4 世纪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基督教自然通过罗马的士兵和商人被传到不列颠，4 世纪时，基督教的信仰已经广泛地被接受，并且朝北已经向苏格兰地区传去，^②但这种现象却由于蛮族的入侵被压制了。

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衰落，周边的日耳曼各族势若排山倒海一般入侵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大片疆域。撒克逊人、苏维汇人、法兰克人、哥特人、汪达尔人、伦巴底人从各方袭来，对罗马帝国展开全面进攻。476 年西罗马帝国终于在蛮族人摧枯拉朽般的强大攻势下灭亡了，而一批蛮族国家，如高卢地区的法兰克王国、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底王国、西班牙的汪达尔-阿兰王国、苏维汇王国、不列颠的诸小王国将西罗马疆土分割殆尽。在西欧的政治舞台上各日耳曼王国各自分立，互相争战，西欧更是陷入了一片混乱：强大的中央政府不复存在，经济生活陷入紊乱，城镇摧毁，学校消失，知识散落，文化生活衰退，昔日辉煌的古典文化完全淹没在蛮族人粗野的习俗当中。圣徒和学者的传教以及宗教和学问的伟大场所——教堂和学校也遭受着同样的命运：教会分裂、异教活动猖獗，大陆所有伟大的图书馆都消失殆尽，即使匮乏的学问与书籍也被那些无知的暴民在饥荒的年代破坏，基督教的主教们仅仅成为蛮族浪潮中的一个一个小岛。鉴于蛮族入侵的大潮，图尔的格里高利在 6 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写了悲伤的评价：“这个年代的高卢城市文学衰退，直至消亡，不再有受过训练的学者创造出散文和诗句。”^③

当战争破坏了西欧大多数国家时，唯独爱尔兰远离蛮族的入侵，它处于一片安静祥和之中。当大陆学问的明灯几乎熄灭的时候，帕特里克土地上宗教和学问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达到了全盛时期。一位伟大的法国演说家这样写道：“从 5 世纪到 8 世纪，爱尔兰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伟大中心，不仅基督教的神圣与美德，而且知识、文学、理智生活

^① 郭小凌、杨宁一主编：《西欧各国》，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84 页。

^② 徐怀启：《古代基督教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19 页。

^③ Thomas Cahill, *How the Irish saved civilizati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95, p183.

都将赋予西欧新的生命。”^①

的确，当罗马和它的古代帝国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的时候，在一个凯尔特的边缘岛国，一种有活力的文化正在秘密地繁盛，而一个新兴的西欧也将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这一使命只需要一步就可以完成，就是通过爱尔兰传教士联系西欧的过去与未来。

(二) 爱尔兰圣徒在不列颠的传教努力

西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不列颠行省虽然接受过基督教信仰，但 5 世纪异教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入侵，大部分地区为异教徒所征服，宗教信仰也就回到了罗马帝国统治以前时代的情况。之后是爱尔兰圣徒们促使不列颠的大部分回到基督教的怀抱。

1、科伦巴与苏格兰的信仰皈依

在不列颠北部的苏格兰地区，当地的皮克特人部落仍然信奉着督伊德教，遵守着督伊德教的礼仪，在当时是唯一一个没有信奉基督教的凯尔特部落。他们与爱尔兰人有相同的生活方式和相同的部落组织，两者之间或多或少地保持友好的关系。因此在这里建立基督教组织看起来是很自然的事情。爱尔兰教会承担了这项工作并且成功地完成，在苏格兰信仰皈依的过程中，涉及到著名的爱奥那岛和著名的圣徒科伦巴。

爱奥那 (Iona)，苏格兰西海岸赫布里底群岛中的一个小岛，狭小且没有吸引人的建筑，却成了凯尔特传教的前哨。563 年，科伦巴偕与一些僧侣离开爱尔兰，驶向苏格兰，把爱奥那岛作为传教的基地。“在后来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这个小岛成了所有凯尔特国家中最闻名的文化和宗教中心”。^②

科伦巴，继帕特里克之后爱尔兰教会杰出的修士，在文化、学问甚至智力方面都超过了帕特里克。他于 521 生于爱尔兰的王室家族，是尼尔王朝“九祖王”的后裔。他在牧师和长老的监护下度过了童年时光，受到基督教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来成为克罗纳修道院费尼恩的学生，在这里他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完善了抄写、装饰手稿的能力并被赋予执事的称号。之后，他旅行远及高卢，参观了图尔圣马丁的坟墓，在那里受到主教及世俗人的欢迎。回到爱尔兰后，精力旺盛的科伦巴果断地在各地建修道院，当他 41 岁的时候，有 41 所爱尔兰修道院把他称为它们高贵的主保圣人，凡是建立的修道院都拥有一份他所抄的《圣经》手稿。在这一阶段，他被授予长老的职务。

科伦巴是一个热情的人，他热爱所有美好的事物。如果有一件事物能使他更动心，那可能是书，特别是设计精美的手稿。当他与穆维尔修道院院长芬嫩在一起时，就爱上了价格昂贵且独一无二的精装本《圣经》，“这部《圣经》被近代学者认为就是圣杰罗姆的拉丁文本《圣经》在爱尔兰的最早抄本。”^③他于是决定采取秘密行动自己抄写，所以

^① Very Rev. Dean Kinane, P.P., V.G., *St. Patrick: His Life, His Heroic Virtues, His Labours, and the Fruits of his Labours*, London: Burns Oates & Washbourne Ltd, 1920. p223.

^② [爱]艾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江苏师范翻译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25 页。

^③ [爱]艾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江苏师范翻译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24 页。

我们发现他坐在教堂里，在黑暗中弯腰抄写渴望已久的书籍。传说中他没有蜡烛，但是当右手抄写的时候，左手的五个指头像烛火在发光。结果科伦巴被发现，这本珍贵书籍的主人大怒，并提出诉讼，科伦巴被带到国王迪尔梅特（Diarmait）那里，国王作了有名的判决：把小牛还给母牛，抄本应归原书所有。科伦巴被迫将手稿还给主人，但无法忘记所受的耻辱。一段时间之后，他的一名追随者在国王的军队中被杀，这位僧侣趁机抓住了机会，声称上帝保护所有的僧侣，一定要为他报仇。因此他动员所有男亲属反对国王，最终科伦巴王族跟最高国王于 561 年在斯来果发生了库尔德雷姆纳大战，这场纷争使三千人惨遭屠杀，他崇高的良心极为沉痛，作为赎罪，他决心离开爱尔兰，在一块外国的土地上拯救与战争中死去的一样多的灵魂。科伦巴朝向爱奥那岛出发，他的航行，给西方的进程以重大的转变。

565 年，即到达爱奥纳之后两年，科伦巴朝着皮克特王国行进。像帕特里克第一次拜访塔拉，科伦巴试图找到通往皮克特国王的道路，通过圣徒不断的努力，所有障碍都被扫除，国王最终以极大的畏惧之心支持这位圣徒的工作。这位圣徒带着祈祷与信心继续大范围地在皮克特部落宣讲基督教信仰。在爱奥那生活的 34 年间，科伦巴和他的同伴成功地在北部皮克特人的高地地区建立修道院和教堂。在南部皮克特地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苏格兰低地，科伦巴也坚持让他的朋友与当地国王合作，建立修道院。在众多的修道院中，爱奥那仍然保持着母修道院的地位，其他修道院的管辖权从属于它。因此，它成了北部不列颠基督教信仰的明灯。

在崎岖的苏格兰境内，在惶恐的皮克特人中间，科伦巴的名声像野火一样蔓延。苏格兰人、皮克特人、爱尔兰人、布立吞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慕名来到这个遥远的岛屿，学习圣洁的学问，许多人没有再回去。

597 年 5 月一天夜晚，在爱奥那岛上，年迈的圣科伦巴在抄写《诗篇》的第 34 篇：“但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的时候停止了呼吸。

科伦巴的传记作者亚当南（Adamnan）这样描述他：“童年时，他就为上帝的事业作出贡献，上帝的荣耀使他有健康的体魄和纯洁的灵魂。尽管住在人世间，他就像天国中的圣人一样：有天使般的脸庞、精良的演说、圣洁的工作、杰出的品性、超乎寻常的智慧。在岛上生活的 34 年间，他没有一刻不在学习、祷告和抄写，甚至做一些手工劳动，他日夜不停地过着苦行的生活，看起来超过所有人的忍耐力。圣灵充满了他的内心，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愉悦。”^①

这位伟大的“苏格兰使徒”在凯尔特基督教文明向苏格兰传播过程中起了中介作用，他成功地使苏格兰皈依基督教。之后通过向诺森伯利亚的林迪斯法恩传教，他的基督教社团也发起了对北部英格兰的基督教化过程。

2、圣艾丹与英格兰的信仰转变

当盎格鲁·撒克逊人从东、北海岸席卷不列颠，使不列颠变成英格兰，他们也破坏

^① Medieval Sourcebook: Adamnan, Life of St. Columba, available at <http://www.fordham.edu/halsall/basis/columba-e.html> (Jul, 21, 2007).

了不列颠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被异教所奴役。当这些民族征服不列颠之后，随即分化形成许多小国，7世纪初，这些小国相互合并成了七个王国：北部的诺森伯利亚，中部地区的麦西亚，东部沿海地带的东盎格利亚、肯特、埃塞克斯和苏塞克斯和南部的威塞克斯。

公元636年，七国之一的诺森伯利亚国王奥斯瓦尔德（Oswald）在战胜麦西亚的异教徒国王彭达（Penda）之后，发现几乎所有基督教的痕迹都消失了，为了使他的人民恢复信仰，只好向爱奥那岛的修道院求助，爱奥那修道院于是派遣艾丹到那里传教，奥斯瓦尔德把东海岸的林迪斯法恩岛给予他。比德说：“就像他自己希望的，国王把林迪斯法恩岛指派为他的主教教区，这个地区，一天两次涨潮落潮，像小岛一样被海浪包围，当落潮完毕，海岸干涸，它就与大陆紧接起来”。^①在这里，艾丹效仿爱奥那岛的模式建立修道院组织，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当中进行他的传教事业。艾丹独有的传教方法就是在大街小巷上与他遇到的所有人交谈，并且尽可能地在信仰上吸引他们。他的僧侣们也一次次地拜访他曾经撒播信仰种子的地方，当地的基督教社团也很快建立起来。传说奥斯瓦尔德国王担忧他像一个农民似的行走，于是给了他一匹马，但艾丹却把马赠送给一个乞丐。他想步行，想与他所见的人保持同等的地位。艾丹为了确保他努力的成果不会随着他和爱尔兰僧侣的去世而消失，所以致力于培养英格兰教会的接班人，使之有当地人的领导。他是北部英格兰基督教信仰的真正布道者，无论他到哪里传道，国王奥斯瓦尔德都支持他，并把他的凯尔特语布道变成英语。在林迪斯法恩岛，他确立了主教身份，并且不断向英格兰东部和南部派遣传教士，使之皈依基督教。651年，艾丹去世，继承者菲南（Finan）继续他的传教工作。

通过爱尔兰传教士的劳动，诺森伯利亚接受了爱尔兰模式的基督教。除此之外，爱尔兰主教和僧侣的踪迹遍及麦西亚和英格兰东部，西部直到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实际上，盎格鲁-撒克逊联盟中的七国，只有肯特信仰罗马基督教。七国中的其他各国，属于罗马和凯尔特教会因素相融合的产物。因此，这个国家大部分的基督教信仰要归于爱尔兰传教士的贡献。凯尔特基督教形式曾经一度在英格兰占优势，看起来好像要取代奥古斯丁^②传布的罗马基督教，但最终两者陷入冲突之中。

3、凯尔特与拉丁传统的冲突与协调

当爱尔兰传教士直趋南下传教时，与罗马教团发生了直面的冲突，双方就教区体制、复活节、削发式等问题发生争执，其实质是罗马教会要确立英格兰基督教的正统性问题。随着双方的争议，他们之间的差异日益显现：第一，罗马基督教继承了罗马帝国的中央集权观、私有制和教阶制度，建立组织严密的主教管辖区，管理权掌握在主教手中，而且一切事务服从于教皇的权威；而爱尔兰采取修道院体制，修道院院长是统治者，主教主要是云游四方的传教士，他们从属于修道院院长，拒绝服从罗马教皇。第二，双方都

^① [英]比德：《英吉利教会史》，陈维振、周清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55页。

^② 597年，被罗马教皇派到肯特传布基督教，国王埃塞伯特受妻子是基督徒的影响，接待了奥古斯丁，并受洗入教，重建坎特伯雷教堂。601年，奥古斯丁成为坎特伯雷第一任大主教。

同意把复活节定在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举行，但凯尔特基督教把它确定在阴历十四日到二十日之间的某一天，而大陆上的罗马基督教会则是十六日到二十二日间的某一天。第三，削发式不同。削发被认为是对上帝的献身，与隐修主义一起被引进到基督教世界。在东方教会削发坚持把全部头发都剃去；在西方教会，只有头顶上的头发被剃去，留下周围一圈好像君主的王冠。爱尔兰的削发与前两者都不同，他把前额两耳之间削成一条带状，脑后留着长长的发束。这种削发式被认为是教会独立的外在特征，他们以这种方式保持着宗教热情。除此之外，两教会之间还有许多礼仪的不同。爱尔兰教会有自己的礼拜仪式，洗礼仪式使用单一的浸礼代替三重浸礼，省略了抹圣油礼，这与罗马教会不同。

为了解决这些争端，664年诺森伯里亚国王奥斯威（Oswy）主持召开了惠特比宗教会议，林迪斯法恩主教科尔曼（Colman）为爱尔兰申辩，而罗马一方的捍卫者是威尔弗里德（Wilfrith），他立志要把英格兰教会和西欧大陆教会联结起来，而不愿归属爱尔兰教会。由于奥斯威王后是罗马基督教徒，受其影响，奥斯威改变立场转向罗马一方，最终决议承认罗马教会的最高权威。罗马教会的正统性最终在英格兰得到确认。但是，不可否认凯尔特教会对英格兰基督教化的作用，英格兰的各王国是通过凯尔特教会被融入到基督教世界，凯尔特教会的传教热情持续影响着英格兰教会。许多教会史著作认为，英格兰基督教是罗马教会的组织制度和爱尔兰式不列颠教会的传教热情相结合的产物。公元8世纪初，爱尔兰和苏格兰也相继承认了罗马教会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

爱尔兰的传教天才在英格兰遭到了抵制，但是在西欧大陆却有广阔的天地，他们心中燃烧着永不止息的传教热情，怀着传教热情，他们越过不列颠岛屿向西欧大陆进发。

（三）海外布道的成果

1、海外迁徙的原因

众多的传教士不辞劳苦、爬山涉水从爱尔兰来到西欧大陆，唤醒和传播对基督的信仰，究竟是什么原因驱使他们这样做，这也许要归于爱尔兰民族固有的禀赋。

自帕特里克以来，基督教逐渐在爱尔兰得势，这使爱尔兰人天生热情、爱好漂泊和冒险的精神得到极致的发挥。他们响应上帝的召唤，去行使神圣的职责，登上朝圣的天路历程。那些不知疲倦的传教士、朝圣香客、平头百姓追随着帕特里克的脚步，成群结队地前往西欧大陆，他们希望通过赤贫、艰难和苦行的日常生活来实现苦修理想，寻求天国的一席之地。经过艰难地跋涉，他们取得丰硕的成果，使高卢和德意志等地的异教徒皈依了基督信仰。他们的足迹遍布北部海域的岛屿，远至法罗群岛（Faroes），甚至到冰岛。这对他们的国家信仰形成了持久的荣耀。

同时，经济和社会因素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爱尔兰向来是一个繁殖力强的民族，人口压力连同与此俱来的饥饿灾难，使人们处于更加严重的生存压力下。而且，到8世纪，爱尔兰又陷入部族对部族的连绵战争状态中，各部族力求剥夺对方的领土，如果办不到这点，至少也要赶走对方的牲口。爱尔兰基督徒也不曾遏阻这种好战的倾向，相反，

爱尔兰僧侣们也参加了他们部族的军事出征，甚至寺院和寺院也曾打起仗来。迫于国内的困难状况，爱尔兰人像潮涌般进入西欧大陆。

变迁的风雨依然如故，经过部落间连年的纷争，这片神圣的土壤迎来了维金人的入侵，使爱尔兰陷入了二百年血和火谱写的历史中，加速了爱尔兰人迁徙的浪潮。来自丹麦和挪威的维金人，大约 795 年第一次出现在爱尔兰海岸，洗劫了建在爱尔兰北部和东部海岸的修道院，爱奥那、班戈是第一批被攻击和劫掠的修道院。阿马，爱尔兰的宗教之都，在一年中被他们洗劫了三次。由于爱尔兰人没有统一的统治权力，最高王位仅仅作作为一种象征而不是以有效的控制力量而存在，所以无法有效地抵制住维金人。不久敌人从四面八方进攻，随意蹂躏教堂和修道院，他们俘获或屠杀僧侣，携带走圣徒遗物，而把书籍和盛放遗物的圣盒扔进水中。克罗纳（Clonard）、克伦弗特（Clonfert）、克朗马克诺布斯（Clonnacnois）作为伟大的文化中心和爱尔兰的骄傲都被毁坏。那些凄惨的人们，不能在这混乱的岛屿上通过他们的知识过活，于是带着珍贵的手稿跨越大洋来到西欧大陆，在这里他们不一定做苦行僧侣，而多数做语法教师或抄写员，这样，圣徒便成了学者。

虽然早于维金人入侵之前博学的爱尔兰人已经开始移居西欧大陆，但这些人的入侵再加上法兰克加洛林王朝的热情欢迎，给爱尔兰人以更大的驱动移居大陆。

2、科伦班及其后继者的传教

在众多的日耳曼蛮族国家中，法兰克最终脱颖而出，墨洛温家族首领克洛维（481-511 年）于 5 世纪后半叶征服了深受罗马文化浸润的高卢大部，建立了法兰克王国。公元 496 年，克洛维皈依了罗马教会，并下令全体士兵受洗入教，成为日尔曼各族中最早皈依正统罗马基督教的民族。虽然法兰克王国已经皈依了基督教，但实际上这种皈依只是名义上的，基督教的宗教影响和作用并不是很大。基督徒们不关心自己灵魂的得救，他们对上帝没有敬畏之心，他们不作忏悔，行为不受任何约束。就像一位西方僧侣传记作家所写：“当他们尊重基督教信仰自由、外部立誓信教的同时，却违背戒律没有一点良心上的不安；我们会见到他们突发狂怒、冷血残忍；他们不可思议的反常行为经常导致各种惨案：兄弟阋墙、互相惨杀；日常生活中多配偶制和做假誓混杂在半异教的迷信中。很难让人相信他们放弃了异教因素，接受基督美德。”^①这绝没有夸大当时社会的罪恶，当科伦班和他的同伴抵达勃艮第的时候，发现自己正处于这种状况中。因此，他按照爱尔兰凯尔特修道院的传统，在这里建修道院，传播基督教信仰。

科伦班，灵性和名字都与科伦巴相同的另一位圣徒，于 543 年诞生于伦斯特，像许多爱尔兰传教士，他也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他在爱尔兰岛的一个修道院接受了早期教育，不久便精通了语法、修辞、几何以及《圣经》的编排。之后他前往伟大的班戈修道院，在康高尔的带领下，学到了丰富的知识。科伦班写了优秀的拉丁诗句，这些诗句只有基础深厚的拉丁学者才能创造出来。他懂希腊语，而且熟悉希腊诗。在他 40 多岁的

^① James Heron, D.D., *The Celtic Church in Ireland: The Story of Ireland and Irish Christianity from before the time of St. Patrick to the reformation*, London: Ballantynf, hanson Co., 1898, p257.

时候，被科伦巴显赫的成就激励，决定带着十二个伙伴向高卢海岸出发，把他的余生贡献在西欧大陆异教人口的基督教信仰皈依上，这一年是 585 年。

这一小队旅行者在高卢北部登陆，从事着传播信仰的工作，然后向南行进最终到达勃艮第。无论走到哪里，这别具一格的一队人都能吸引当地居民的注意力。他们穿着粗制的羊毛上衣外套，颜色就像长在羊背上的一样，头上戴着同样材料制成的蒙头斗篷，他们穿着凉鞋，前额剃光了头发，后面的头发一直垂到背后，他们背着旅行袋，里面装着面包和精神食粮——书，手中拿着拐杖。科伦班的传记作者约纳斯 (Jonas) 写道：“无论他们走到哪里，这位可敬的人都不忘宣传基督教信仰，在任何时候，无论他们住在谁的房子里，他都会把同住人的吸引力转移到他们的宗教信仰上来。”^①

正如前文所说，当科伦班到达勃艮第的时候，法兰克正处于半异教的迷信当中，因此他在勃艮第建立了一个基督教的传教中心——安尼格拉耶 (Annegray)，在这里既传播基督教的各项宗教仪式又组织农业生产劳动。法兰克人无论异教徒还是名义上的基督徒，都被科伦班的例子深深地影响，他们接受教导并迁居到附近，形成了一个以修道院为中心的居民区。科伦班奉行严厉的纪律和节制的生活，修士们不仅要参加各项宗教仪式，还要从事农业生产，开垦周围的荒地，饮食则以面包、蔬菜、清水为主。尽管教导苛严，但是弟子却不少，此后科伦班又在吕克瑟伊 (Luxenil)、方丹尼 (Fontaines) 建立修道院，其中吕克瑟伊是中世纪早期最著名的修道院之一。上千个这样的修道院，成为一股渗透力在西欧大陆蔓延。

由于科伦班按照凯尔特教会传统进行的宗教仪式与高卢罗马教会的传统相悖，而且他严厉地执行纪律，不断指责法兰克牧师的松懈懈怠，不可避免地遭到当地主教们的反对。603 年，主教们召开宗教会议，在会议上这位圣徒并没有得到支持，反而引起勃艮第女王布兰希尔达 (Brunhilda) 的敌意，她与主教们密谋把他驱逐出境。科伦班和他的同伴们被迫离开这里，坐上了驶向爱尔兰的船，由于暴风的推动，他们又返回到了西欧大陆海岸。当发现无法回去的时候，科伦班打算去北意大利使伦巴底人 (Lombards) 改变信仰，于是他们在莱茵河上了船，往南行进穿越阿尔卑斯山，612 年到达了北意大利，在那里他们受到伦巴底国王友好地接待，经过国王的同意，他建立了著名的博比奥修道院 (Bobbio)，在这里他向异教盛行的伦巴底王国宣教，他追求向那些仍在异教黑暗中的人宣布基督教的光明，他通过树立真理努力对抗邪恶。在 615 年他去世之前所建立的修道院遍布法国、德国、意大利，影响深远。科伦班坚强的个性、坚定的决心和意志，面对困难和危险时所表现的非凡胆量和能力，斥责罪恶时表现的无畏和忠诚，都显示了他不是随风倒的芦苇，而像爱尔兰本土粗壮的橡树，拔地而起，傲视风霜。这些品质感染了他众多的追随者，使之相继在西欧大陆献身传播爱尔兰基督教。

在到达瑞士，翻越阿尔卑斯山之前，科伦班门徒高尔创建了圣高尔修道院，面对群狼、熊和无知的当地人，高尔表现了更大的耐心，他向四周拜访他的邻居，在信仰上指导他们。他如此诚实、纯朴、慷慨地布道深深吸引了当地居民 (Alemans)。科伦班去世

^① Medieval Sourcebook: the Monk Jonas, The Life of St. Columban, available at <http://www.fordham.edu/halsall/basis/columban.html> (Jul, 21, 2007).

后，从博比奥来的同道弟兄敲开了高尔的门，他带着科伦班修道院院长的牧杖，转达了科伦班的认可：高尔是他所有精神之子中最伟大的一位。从此他更加出名，但是他拒绝返回蒸蒸日上的吕克瑟伊做主教，始终如一地坚守他的职责。645年他去世的时候，当地的所有居民都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圣高尔成为瑞士的使徒。

经过科伦班及其后继者的努力，勃艮第的大部分地区和意大利北部伦巴底大部分地区改宗或者恢复了基督教。虽然这些地区的基督教不是始于爱尔兰，但是基督教的礼教精神化却始于爱尔兰。

四、爱尔兰精神火种重燃西欧文明

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分崩离析，西欧陷入一片混乱。社会秩序瘫痪，古典的理性文化进一步停滞甚至丧失，到处都是蒙昧的精神状态。在这蛮族争伐造成的四分五裂和希腊-罗马文明的退化所造成的混乱之中，真正挑担了文化拯救与传承之重任的，是爱尔兰修道院及其传教士们。爱尔兰修道院在中古西欧几乎同时承担了“传教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的三重角色。事实上，如果没有爱尔兰传教士的积极传教，没有修道院那高墙之内的修士们抄写文本的努力，没有修道院学校所施行的教育，西欧难以聚集在基督旗帜下，古典文化的成分难以保存和延续下来，一种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欧洲文化也难以确立并传播开来。因此可以说，爱尔兰修道院及其传教士们拯救了早期西方文明，爱尔兰的精神火种重燃西欧文明。

（一）传教——恢复西欧大陆的基督信仰

虔诚的爱尔兰传教士们带着巨大的宗教热情，离开家乡到遥远的大陆，从冰岛和挪威到达西班牙、意大利南部，甚至君士坦丁堡。但是在法兰克及其邻近地区，他们的贡献尤其重要。

前文已经提及，法兰克王国早在墨洛温王朝时期已经皈依基督教，但这种基督教非常表面化。基督教的组织形式极其不完备，“除了在文化中心定居点的主教之外，甚至于没有牧师。”^①即使这些主教，也是软弱无能，无力承担传教的任务。不仅教会组织残缺不全，基督教的精神生活也处于混乱。法兰克僧侣恬不知耻地干着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勾当。他们利用“救济灵魂”这句话来勒索金钱或骗取土地赠与。《科伦班的生活》中说：“在那个时候，由于主教的疏忽，国家不再有基督教的信仰了。”^②从科伦班不断指责法兰克僧侣松弛懈怠中也可以看出，法兰克社会当时的信仰情况。因为河水不会上涨到比它的源流还高的水平，所以我们不能期待法兰克人民大众会升到高出僧侣或等于僧侣的水平。在人民群众中，异教的罪恶屡见不鲜，多配偶、立假誓、相互残杀时常发生。实际上，法兰克人是披着一袭基督教薄薄外衣的异教徒。

爱尔兰传教士们面对着一个个未得救的灵魂，一种神圣的使命燃起，他们要把基督教的信仰带到每一个角落，使每一个人都得到上帝的恩典。

585年科伦班与十二名同伴来到西欧大陆，开创了爱尔兰传教士向西欧大陆传教的先例，他在这里修建了著名的吕克瑟伊和博比奥修道院。他的名望和榜样以及修道院的繁荣吸引了传教士们源源不断地来到大陆。圣富尔萨（Fursa）是其中一位，他出身于

^① 江振鹏：《略论5至12世纪爱尔兰修道院的兴衰》，载《西安外事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② Medieval Sourcebook: the Monk Jonas, The Life of St. Columban, available at [http://www.fordham.edu/halsall/basis/columban.html\(Jul.21,2007\)](http://www.fordham.edu/halsall/basis/columban.html(Jul.21,2007)).

爱尔兰贵族家庭，在本地颇具名望，650年前前往法兰克王国，受到当地贵族上层的欢迎，并在此修建了一座修道院，被奉为“主保圣人”，他的坟墓和教会的七个堂区仍被保存。尽管他的传教事业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他的活动也不能与科伦班相匹敌，他的名字仍值得留存在爱尔兰传教士之列。

之后传教士们更加稳健地行进，他们的足迹遍布今天的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德国等国家，下面的数字和事实对这些传教士们的传教精神有很强的说服力：在德国发现了150个爱尔兰圣徒及教会的主保圣人，其中36个用他们的鲜血为教会献祭；在法国发现45个爱尔兰圣徒，6个为了信仰流宝血；比利时30个爱尔兰圣徒是教会的主保圣人，他们中的许多也为信仰而死；英格兰有44个爱尔兰圣徒和教会的主保圣人；意大利不少于13个；挪威和冰岛有8个。可见，爱尔兰传教士们在法国、德国、意大利的传教事业构成了很大篇幅。圣纳彼特斯（St Rupertus）先在法国，后在德国传播信仰取得巨大成功，赢得“巴伐利亚使徒”的称号。福瑞德林（Fridolin），别名旅行者，在洛林、阿尔萨斯和瑞士传教。圣高尔和他的同伴们在瑞士传教，并使当地人都皈依基督教。他们当中伟大的人物还有塔兰托的卡塔耳德斯、弗兰克尼亚的基利恩以及奥地利的克尔曼。^①这些爱尔兰圣徒的名字仍然铭刻在西欧大陆的传教事业上。

传教士们在宣教的同时建立起许多爱尔兰式修道院，如爱奥那、林迪斯法恩、吕克瑟伊、博比奥、圣高尔，成为圣徒和使徒的温床。从这些地方出来的圣徒们呈辐射状地发散，继续进行宣教并建立修道院，逐渐形成了“爱尔兰修道院网”。经过计算，爱尔兰僧侣在英格兰建立13所修道院，苏格兰12所，高卢的布列塔尼12所，勃艮第12所，阿尔萨斯10所，比利时9所，巴伐利亚16所，意大利6所。^②这些数字来自权威的历史，比任何华丽的语言都具有说服力。

随着爱尔兰修道院在西欧大陆的传播，一种新的忏悔制度也带入了西欧大陆。爱尔兰人发展了一种私下忏悔的形式，与在大陆的不同。在古代天主教教会，一个人忏悔他所犯下的罪恶以及接下来的赎罪，一般都是公开进行的。罪恶被认为是一种公共的事情，是反对教会和基督圣体的罪恶，有些罪甚至被认为是不可饶恕的。这种公共忏悔的方法给予牧师权力过大，牧师甚至可以任意地公开指责信徒。而爱尔兰的私下忏悔则完全把忏悔变成了悔罪者与牧师之间私下的事情，这种方式出于对犯罪者脆弱感情的考虑，使他免于公共的蒙羞，不会使之丧失信心。同时反映了爱尔兰感情：个人的道德心优先于公共的看法或教会的权威。

这种传入西欧大陆的私下忏悔形式，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忏悔方式，更应该说是一种新的宗教精神，一种人道、宽容的宗教精神。由于忏悔者无需以隐藏自己的不良行为而避嫌，而且无论何时，忏悔者都可以去除自身的罪孽，以达到救赎之目的，因此更能吸引信徒，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这样，爱尔兰的忏悔制度传入西欧大陆后，一种私下赎

^① [爱]艾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江苏师范学院翻译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4页。

^② Very Rev. Dean Kinane, P.P., V.G., *St. Patrick: His Life, His Heroic Virtues, His Labours, and the Fruits of his Labours*, London: Burns, Oates & Washbourne Ltd. 1920. p234.

罪的风气发展起来了，对中世纪的西欧基督教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综上所述，这些贡献都要归于爱尔兰传教士，他们来自于一个圣洁的国度，但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勇气和他们的品格深深扎根于西欧大陆，是他们恢复了蛮族社会的基督教信仰，在基督教世界中引领宗教生活的新潮流，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世纪欧洲宗教格局的形成。

（二）学术——挽救消沉的古典文化

自罗马帝国晚期以来就已经衰退的希腊-罗马文化，在帝国崩溃后的几个世纪里更是以加速度衰退。欧洲人的希腊语言知识几乎完全丧失，拉丁语的修辞风格也退化了，几乎没有人能读写拉丁文，公共的图书馆和罗马贵族的藏书损失惨重。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爱尔兰修道院的藏书保存下来，古典的和教会的学问保存下来。一位作家这样写道：“当基督教的活力在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耗尽的时候，爱尔兰没有遭受入侵的苦难，反而皈依了一种未曾了解的信仰。基督教以一种巨大的热情被接受，文学和艺术迅速涌现。科学和《圣经》的知识从大陆逃散出来，到这片宁静的土地上避难。”^①在学术文化衰微的处境之下，当昔日辉煌的古典文化完全淹没在蛮族人的蒙昧而粗野的习俗中时，爱尔兰修道院全力承担了挽救和延续文明、保存和传播文明、重组和塑造文明的重任。

在中世纪早期，基督教的传入给爱尔兰带来了拉丁字母和拉丁文的经典著作，包括宗教典籍、早期基督教作家的著作以及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古典作家的著作，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爱尔兰学者们都致力于基督教神学与古典学术的研究之中。而且为了将残存不多的经典著作流传研究，一些修道院将抄书作为修士的日常任务，修士们很高兴接受了派给他们的任务，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文本工作，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加以注释并进行修改润色。在这一光彩夺目的新文化中，一本书并不是建立在干巴巴框架上分离的篇章：一本书会涉及到另一本书，从作者到抄写者，从抄写者到读者，从一代人传到下一代人。爱尔兰人书写了一种新类型的书——爱尔兰手抄本，一本接一本，爱尔兰人创造了世人从未见过的最壮观、最迷人的书。以这种方式，爱尔兰人保存了古典文化与教会学问。

在幸存的手稿中，爱尔兰经文抄写者的笔迹随处可见：保罗书信的结尾有错综复杂的拉丁翻译，在经文的页边有费解的希腊评论，可见当时他们已经掌握了拉丁文，甚至希腊文。而且他们设计了爱尔兰语法，抄写了本土的口述文学。通过抄写、积累，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与宗教作品。著名的爱尔兰手抄本《凯尔斯之书》(Book of Kells)——写在羊皮纸上的四福音书，由9世纪住在米思王国的凯尔斯地方或爱奥那岛的爱尔兰僧侣写成，现在珍藏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里。在基督教的手抄本中，以《凯尔斯之书》最为出色，威尔士的杰拉尔德(Gerald)称赞这部作品为天使

^① Very Rev. Dean Kinane, P.P., V.G., *St. Patrick: His Life, His Heroic Virtues, His Labours, and the Fruits of his Labours*, London: Burns, Oates & Washbourne Ltd, 1920. p224.

化身所写成的。^①

爱尔兰人不仅用自己的方式接受了文化，而且用自己的方式创造了新文化。基督教传入之前，他们知道的唯一一种文字是史前的欧甘文，建立在罗马文字基础上的一种繁琐的字体，这种神秘的文字，在早期基督教时代继续存在。爱尔兰人则把这种原始的欧甘文与高贵庄严的希腊、罗马字母相结合创造了最初的大写字母和大字标题，吸引了人们的眼光，让人喟然惊叹。至于经文，爱尔兰人发明了两种字迹，一种是圆润高贵的手写体，被称为爱尔兰半安色尔体字母，另一种极易书写的手写体成为爱尔兰小书写体字母，比罗马人设计的字母更加易读、书写更加流畅。第二种字体由于它的简单和易读受到欢迎，而且被远离爱尔兰国界的大量经文抄写者接受，变成了中世纪常见的手写体。

在爱尔兰，漂亮的手写稿、精美的底稿，两种艺术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因为爱尔兰僧侣们把装饰宗教书籍、礼拜仪式的作品和圣职人员的著作看作首要的事情，他们在手稿的装饰艺术上大胆创新，辅之以绘画艺术，发展了一个反古典的，具有超越现实主义风格的手稿装饰文化。^②惊人的是，经过装饰的爱尔兰手稿在今天的英格兰、法国、瑞士、意大利、德国的图书馆得到极大的珍视。他们通过什么途径到达大陆？是帕特里克之后的传教士们，不仅带去了珍贵的手稿，而且传播了古典文化。

爱尔兰早在5世纪皈依基督教，6世纪陆续建立了许多值得称道的修道院。后来出身于这些修道院的修士又远赴西欧大陆传教，同时传播已在地中海濒于消亡的希腊语文知识和拉丁古典著作的学识。^③大修道院院长科伦班跨海至大陆，590年在今法国建吕克瑟伊修道院，作为法兰克国家的文化中心达一个世纪之久，之后在德国的萨尔兹堡（Salzburg）、意大利的博比奥建修道院，他所建的修道院及其后继者们在西欧大陆建立的一系列修道院均重视书籍与艺术，修士们抄写的手稿都为修道院的图书馆和王室贵族所收藏，这些书稿得以保存至今，拉丁文的知识与文化得以延续。爱尔兰修道院及其传教士们为自己赢得了拉丁文化传统前驱和复兴者这一不朽的盛誉。^④

在这个新的爱尔兰世界，福音的烛光在白色的福音页上闪耀着。在接连的蛮族入侵浪潮下旧的文明快速沉沦，新的文明在这一张张白色的福音页上重新燃起。孤寂的黑暗重现了光明，经过几百年的沉寂终于看到了希望。

（三）教育——复兴欧洲的精神理智

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原有的学校也消失了，直到8世纪中叶，法兰克人统治下的西欧大陆教育仍然处于低潮，文盲充斥、愚昧无知的现象普遍。如前述，能读写拉丁文的人屈指可数，而且主要是牧师和修士。

而在爱尔兰土地上，则出现另一番景象：一种教育系统兴起，修道院里设立学校，

^① [美]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信仰的时代》，幼师文化公司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662页。

^② 江振鹏：《略论5至12世纪爱尔兰修道院的兴衰》，载《西安外事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③ [英]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491页。

^④ 江振鹏：《略论5至12世纪爱尔兰修道院的兴衰》，载《西安外事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不仅传授宗教性的教育，而且传授世俗知识，包括：拉丁文、希腊文、神学、哲学、数学、诗歌、写作、绘画、雕塑和建筑学等等。爱尔兰各地的人们纷纷来到修士们的膝下，学习他们教授的知识。英格兰的皇室或贵族也会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爱尔兰接受良好的教育。可尊敬的比德在 664 年说：“英国的贵族和中产阶级中有许多在主教菲南和科尔曼时代，离开他们的国土来到爱尔兰，他们怀着学习上帝话语或者过一种更苛严生活的目的。许多人献身于修道生活，另外一些人致力于学习，爱尔兰热情友好地全接受他们，而且无偿地供应他们日常饮食，免费为他们供应书籍阅读并讲授。”^①

那个时代不仅英格兰的学生涌进爱尔兰学校，欧洲各地的学生都是如此。人们会认为当时意大利是学问的源头和中心，然而意大利也派遣大量的人到爱尔兰接受教育和培训。他们为了过一种严格纪律的生活，或者提升自己研读《圣经》的能力来到爱尔兰，最终都在这里得到良好的培养。

伴随着修道院的建立，爱尔兰的修道院学校兴盛起来。帕特里克建立的阿马修道院在 6、7 世纪享有极高的名誉，三千多学生蜂拥进来吮吸着知识的甘露。527 年由费尼恩在克罗纳建立的学校也一度有三千多学生，这一圣所向不列颠和西欧大陆传送了大量的学问。班戈的伟大学校在 558 年由博学的康高尔建立，在班戈的高墙之下，圣徒们保存了各种各样的学问，这些都使后来的法国、德国、意大利学者为之一惊，最为荣耀的是培养了伟大使徒圣科伦班。毋庸置疑，在西欧大陆的国家当中，遥远的爱尔兰岛被认为是保存学问和虔诚思想最繁盛的地方。遗憾的是，由于维金人的入侵，爱尔兰著名的学校和修道院被夷为平地；图书馆，包括书籍、无价的手稿、名人的杰作遭到毁坏。因此资料缺乏，无法详尽描述学校的辉煌。

西欧大陆经过墨洛温王朝时期的文化低潮，加洛林王朝的查理大帝（768-814 年）意识到了改变这种愚昧无知状态的必要性，于是召唤爱尔兰老师到高卢并准予他们在这样的教育系统下从事理智改革工作，他希望培养能够理解和抄写拉丁文的牧师和僧侣，提供完美无缺的书籍供他们研究，消除统治阶层中的愚昧落后状态，为国家服务。在查理大帝颁布的教育敕令中，明确规定在修道院和主教管区内都要设立学校，让修士们一面传抄古籍，一面从事社会教育。^②在这里爱尔兰教师教给法兰克人拼字法和语法，对从爱尔兰带来的宗教典籍进行阐释。这一时期西欧大陆的教育兴起。

爱尔兰修道院培养了大量的学者，在查理大帝的宫廷里随处可见。查理大帝延聘他们到宫廷来研讨学问，教授学生，主要有盎格鲁-撒克逊人阿尔昆（Alcuin）、爱尔兰学者西多里奥斯·司各特（Sedulius Scottus）和约翰·司各特（John Scottus）、天文学家邓加尔（Dungal）、地理学家迪库伊尔（Dicuil），他们都为传播、保存拉丁语，保存古典知识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阿尔昆（735-804 年），他是英格兰约克学校的校长、神学家，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通晓希腊文、拉丁文，还精于文法和

^① James Heron, D.D., *The Celtic Church in Ireland: The Story of Ireland and Irish Christianity from before the time of St. Patrick to the reformation*, London: Ballantyne, Hanson Co., 1898, p210.

^② 陈曦文：《修道院与中世纪前期的西欧文化》，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5 期。

修辞学，782年被查理大帝聘为亚亨宫廷学校的主管，并监管整个帝国的学僧。^①西多里奥斯·司各特和约翰·司各特更是爱尔兰修道僧中的翘楚。其中约翰·司各特是一位具有独特性格的非正统的天才人物，他在把爱尔兰学校所能传授的全部知识学到手之后，大约于845年左右出游法国，在皇帝“秃头”查理^②的拉昂宫廷学校里担任首席教授，前后达二十五年之久。他被誉为“当时爱尔兰给予欧洲的最伟大的学者”，是查理大帝时代文艺复兴期间产生的最有才华的学者之一。^③同时他也被称为“中世纪哲学之父”，他否定原罪说，支持自由意志说，在这样一个宗教虔诚的时代，他的理论迸发出理性的火花，其成就是和修道院创造的学习环境、提供的文献条件分不开的。迪库伊尔，中世纪第一位地理学家。他证明了爱尔兰夏季有夜半见阳光的现象。天文学家邓加尔为查理曼解开了日食的困惑。也正是因为爱尔兰修道院学校培养了这样一批知识分子，为加洛林文艺复兴提供了理智基础。

在中世纪早期，爱尔兰是西欧重要的教育中心，9世纪中叶以后，主教区教堂附设的学校也发展起来了，与修道院学校共同为12世纪以后陆续建立的大学奠定了基础。

因此，修道院学校不仅保存了文化，而且传播了知识、培养了人才，复兴了精神理智，推动了加洛林文艺复兴，为日后大学的产生和文化的发展做了必要的准备。

^① 陈曦文：《修道院与中世纪前期的西欧文化》，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

^② “秃头”查理即查理大帝的孙子查理二世（823—877）。

^③ [爱]艾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江苏师范学院翻译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6页。

结 语

5 世纪中叶，无论对西欧大陆还是爱尔兰来说，都是一个快速转变的时期。西罗马帝国在蛮族入侵的大潮中灭亡，西欧大陆陷于一片混乱，古典文化衰退，精神生活处于蒙昧状态。而此时帝国的边缘岛国、欧洲一个遥远的角落——爱尔兰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摆脱了孤独原始的状态，加入了与西欧大陆的交往当中，永远地从它旧的督伊德神话中摆脱出来，向文明的行列迈进。这些贡献要归于帕特里克及其传教士们。

帕特里克，爱尔兰的布道使徒，把生命中的最后 30 年（40 多岁到 70 岁）完全奉献给了传教事业。他彻底改变了这一岛国，他带来了基督教的信仰，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非罗马化的基督教，不带有希腊-罗马世界社会政治负担的基督教，完全融入了爱尔兰舞台的基督教。同时他的传教也繁荣了爱尔兰学问，他给这片土地带来了罗马文化与拉丁文明，使爱尔兰基督教徒成为有文化修养的人。

基督教传入后，爱尔兰教会的体系被原始的部族制支配，一座座别具一格的修道院建立起来，它奉行的严厉苦修的生活方式、自由独立的精神、热情的传教精神、热爱学术的思想，使之不仅拥有了独立自由的发展空间，而且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教士，为将来的传教奠定了基础。

在强烈的传教热情激励下，一批批爱尔兰圣徒离开国土来到南北不列颠和西欧大陆传布信仰。6 至 8 世纪的西欧，爱尔兰僧侣遍布各地：“苏格兰使徒”科伦巴成功地使皮克特人皈依基督教，新爱奥那主教艾丹使英格兰大部分地区转变信仰。被他们的精神感染，科伦班跨海到粗野的西欧大陆，在法兰克及意大利等地建修道院，宣传信仰、教化民众。

爱尔兰传教士们带到西欧大陆的不仅仅是基督教信仰，他们把文化修养、精神理智也带到了这片蒙昧的土地上，以他们特殊方式保存的古典及教会文化教化当地无知的人们，使那些几乎消亡的古代文本及文化又重新复兴，对发生于公元 8 世纪前后的“加洛林文艺复兴”也产生了推动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爱尔兰修道院及其传教士们保存了古典文化，他们是早期西方文明的拯救者，是爱尔兰的精神火种重燃了西欧文明。

参考文献

一、英文文献: (按出版年代排列)

(一) 著作类:

- [1]Guelph Residence S.J., *The Life of Saint Patrick*, Boston: John Murphy &Co, 1735.
- [2]The Rev.Dr.Moran, *The Early Irish Church*, Dublin:James Duffy, Wellington-quay, 1864.
- [3]Whitley Stokes, *Three Middle-Irish Homilies on the Lives of Saint: Patrick, Bright and Columba*, Calcutta, 1877.
- [4]Right Rev.Patrick F.Moran, D.D., *Irish Saints in Great Britain*, Dublin:M·H·Gill&Son, Upper Sackville-street, 1879.
- [5]John Healy, LL.D., *The Ancient Irish Church*, London:The Religious Trace Society, 1892.
- [6]James Heron, D.D., *The Celtic Church in Ireland:The Story of Ireland and Irish Christianity from before the time of St.Patrick to the reformation*, London:Ballantynf, hanson Co., 1898.
- [7]Very Rev.Dean Kinane, P.P., V.G., *St.Patrick:His Life, His Heroic Virtues, His Labours, and the Fruits of his Labours*, London:Burns Oates&Washbourne Ltd, 1920.
- [8]Benedict Fitzpatrick, *Ireland and the Making of Britain*, New York and London:Funk & Wagnalls company, 1921.
- [9]Gougaud, Dom Louis, *Gaelic·Pioneers of Christianity:the work and influence of Irish Monks and saints in continental Europe (VIth-Xiith cent.)* Dublin:M.H · Gill and Son Ltd., 1923.
- [10]Edmund Curtis, *A History of Ireland*, London and New York:Methuen&Co.Ltd, 1936,
- [11]Edwards, R.D., *A New History of Ireland*, Gill&Macmillan, 1972.
- [12]Edward Peters, *Europe and the Middle Ages*, Prentice-Hall, Inc., 1983.
- [13]George Holmes Edited,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edieval Euop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14]Marvin Perry, *West Civilizati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3.
- [15]Lisa M.Bitel,*Isle of the Saints:Monastic Settlement and Chistian Community in Early Ireland*,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
- [16]Thomas Cahill,*How the Irish saved civilization*,Hodder and Stoughton,1995.
- [17]James S.Donnely, Jr.editor, *Encycloedia of Irish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Gale Group, Inc., 2004.
- [18]Sean Duffy, Editor, *Medieval Ireland:an encyclopeda*,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 2005.
- (二) 论文类:
- [1]William Dawson, "The Keltic Church and English Christianity",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New Ser., Vol.1.(1883-1884), PP.375-384.

- [2]B.W.Wells, "St.Patrick's Earlier Life",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5, No.19.(Jul., 1890), PP.475-485.
- [3]Julius von Pflugk-Harttung, "The Old Irish on the Continent",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y Society*, New Ser., Vol.5 (1891), PP.75-102.
- [4]Helen Robbins Bittermann, "The Influence of Irish Monks on Merovingian Diocesan Organizatio",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40, No.2.(Jan., 1935), PP.232-245.
- [5]Ludwig Bieler, "St.Patrick and the Irish People",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10, No.3.(Jul., 1948) PP.290-309.
- [6]Julius von Pfluck-Harttung, "The Druids of Ireland",*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New Ser.,Vol.7.(1893),pp.55-75.

二、中文文献: (按作者姓氏首字母顺序排列)

(一) 著作类:

(1) 中文译著:

- [1][爱]艾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江苏师范翻译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 [2][英]比德:《英吉利教会史》,陈维振、周清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 [3][美]C·沃伦·霍莱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陶松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 [4][美]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郑宇建、顾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 [5][美]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长川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6][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 [7][美]马文·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 [8]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著:《祭司与王制—凯尔特人的爱尔兰(公元400-1200)》,李绍明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
- [9][英]诺曼·戴维斯:《欧洲史》,郭方、刘北成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
- [10][英]屈勒味林:《英国史》,钱段森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
- [11][英]T·W·弗里曼:《爱尔兰地理》,上海师范大学《爱尔兰地理》翻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 [12][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信仰的时代》,幼师文化公司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 [13][美]威利斯頓·沃尔克:《基督教会史》,孙善玲、段琦、朱代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 [14][美]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薛力敏、林林译,林葆海校,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 [15][美]约翰·巴克勒、贝内特·希尔、约翰·麦凯:《西方社会史》,霍文利、赵燕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中国学者著作:

- [1]郭小凌、杨宁一主编：《西欧各国》，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 [2]蒋孟引主编：《英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 [3]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 [4]田薇：《信仰与理性——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兴衰》，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 [5]王亚平：《修道院的变迁》，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 [6]徐怀启：《古代基督教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二）论文类：

- [1]陈曦文：《修道院与中世纪前期的西欧文化》，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
- [2]陈璐：《关于古凯尔特人在爱尔兰的播迁和发展》，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
- [3]江振鹏：《略论5至12世纪爱尔兰修道院的兴衰》，载《西安外事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 [4]李敬娜：《基督教传入与早期英国文化变迁》，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2006年。
- [5]苏静：《基督教在英国传播的最初阶段》，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 [6]苏静：《试论基督教在古代英国的传播（公元2世纪末至公元8世纪）》，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2006年。
- [7]沈坚：《古凯尔特人初探》，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

三、网络资源

- [1]<http://www.ccel.org/ccel/Patrick/confession.html>
Confession of St.Patrick,From Christian Classics Ethereal Library 圣·帕特里克的《忏悔录》2007年7月21日下载
- [2]<http://www.fordham.edu/halsall/basis/columba-e.html>
Medieval Sourcebook:Adamnan,Life of St.Columba 《圣·科伦巴的生活》2007年7月21日下载
- [3]<http://www.fordham.edu/halsall/basis/columban.html>
Medieval Sourcebook:the Monk Jonas,The Life of St.Columban 《圣·科伦班的生活》2007年7月21日下载
- [4] <http://www.fordham.edu/halsall/source/columba-rule.html>
Medieval Sourcebook:Rule of St.Columba,6th Century.
From A.W.Haddan and W.Stubbs,Councils and Ecclesiastical Documents Relating to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73,pp.119-121.
《圣·科伦巴条例》2007年7月21日下载

附录

一、五世纪早期的爱尔兰^①



Ireland in the early fifth century

^①Thomas Cahill, *How the Irish saved civilizati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95, p111

@Ulster:阿尔斯特; Leinster:伦斯特; Connacht:康纳特; Munster:芒斯特; Meath:米思。

后 记

论文作罢，百感交集。回首往事，历历如在昨日。

两年前，当我踌躇满志地跨进东北师范大学校门的时候，有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时光如白驹过隙，不经意间两年飞逝，回顾两年的学习和生活，点点滴滴倍感温馨。这期间，留下的是我对老师、同学、朋友、亲人不尽的感激。

我的导师王晋新先生使我终生难忘。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宽厚仁爱的为人处世、诲人不倦的品德促使我努力、激励我前行。我的硕士论文从选题的确定，到提纲的拟定，再到最后的定稿，无一不倾注了他的心血。导师的指点迷津，使我的论文顺利完成。

另外我要感激给予我启示和帮助的老师。徐家玲老师、宫秀华老师、李小白老师、王邵励老师对文章的框架及写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对他们的言传身教，我心中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让我心存感激的还有很多，同学们课余的讨论，给我启迪和灵感；家人一如既往的支持和鼓励，是我不断前行的动力，在这里惟望家人安康。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感受最为深刻的是自己知识的不足，对本论题的探讨比较肤浅，留下了不少遗憾。对于文中疏漏、不当之处，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此刻，内心涌起百般滋味，然寥寥数行文字，言不尽意。现在是一个终点，又是一个起点，怀揣着老师的教导、父母的期望，以及两年学习生活所赋予的勇气智识，我将奔赴人生新的旅程。